新大陸

86

詩雙月刊

二零零五年二月第八十六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05

●秦松散文詩專輯
●現在主義詩人小輯
●李雲楓詩畫展❷
●美國散文詩系列①

目錄

No.86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紀　弦　布人系列　1
揚　子　陽關　1
黃伯飛　感應　1
向　明　天空／雪／天候三題　2
謝　青　鞋子之歌　2
秀　陶　一杯熱茶的工夫　3
王性初　塵封　3
夏　野　？VS？　3
葉維廉　哥爾德／阿皮特　4
子　川　一隻鳥／春天，貓和主人　4
黃奇峰　舊東西／我與盆栽　4
羅　青　民主／選舉　5
瓦　蘭　燈／反問／鷹／對稱　5
非　馬　對日本我還能說什麼　6
陳國正　另一種總結　7
施　瑋　冬樹／冬茶　7
塞　遙　海嘯賑災／草木修剪外篇　8
葉盛生　死亡金屬　8
哈　金　距離／太陽的氣味　9
劉強本　小眼睛／簷　9
周雲篷　如果你突然瞎了該怎麼辦　9
秦　松　海劫　14
李雄風　哀南亞海嘯災難　14
嚴　力　出洋留學的張三／體制內外　15
呂建春　黑與白　二首　15
哲　明　魚／竹　15
遠　方　細雨中山陵／感覺　二首　16
冬　夢　一種習慣／小情人的手　16
陳銘華　行動電話／回航　17
唐　果　讓我墜落　四首　17
游　離　在我的家鄉／豌豆的誕生　17
藍　亭　蠍子　18
毛　翰　冬天，送一位長者遠行　18
李　斐　在超市，我是詩寫者　19
皓　臻　整個冬季／電線杆　19
吳　兵　沼澤／祈禱／俄羅斯　19
林忠成　世紀宣言　20
高　岸　淡紅的夕陽　20
黎　杰　在春日與一場雪對視　20
朱　楓　一隻蝴蝶……　二首　21
姚　園　寫給父親的情書　21
綠　音　心跳　21
郭密林　微型詩 11 首　22
蔡　忠　拍　22
心　水　歲月　22

秦松散文詩專輯　10

現在主義詩人小輯

李海洲：你知道這是雨天 12
曾蒙：半年 12　・宋尾：蕭家河詩稿 12
劉清泉：計劃／60 歲的相見 12
楊見：溫暖 12　・馬力：永寧河 13
劉東靈：不緊不慢 13　・游太平：隱痛 13
亞軍：高調 13　・牛陷冰：飽滿 13
姚彬：給自己的悼詞／鮮貨 13

李雲楓詩畫展②

詩作／畫作　23
屠　岸　生命的延展，裂變和互通　25

譯詩

秋　原　美國散文詩系列①　26
秀　陶　詹士・塔得詩抄　27
田　原　谷川俊太郎詩選　28
藍　亭　馬克・斯特蘭德詩作　29
陳殿興　帕斯捷爾納克詩選②　29

評介

張舒敏　詩意的棲居，無奈的追尋　30
錢志富　詩的音樂意境簡論　32
向　明　現代版的癡情詩　35
劉耀中　尊・貝里曼　36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面攝影　羅青：I am ready for the kiss

顧問：

紀　弦（三藩市）
非　馬（芝加哥）
秦　松（紐 約）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 州）
葉維廉（加　州）
楊　牧（台　灣）
張　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　青（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 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 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　上（深 圳）
杜風人（紐 約）
沈季夫（加　州）
何　奇（洛杉磯）
陳耀祖（越　南）
方　明（法　國）

New World Poetry
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Fax : 801-640-1854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紀弦

布人系列

之一

有個田徑場上的敗將，
聽信妖道的鬼話，
做了一個布人，
寫上他既妒且恨那傢伙的名字，
用三根針刺入其頭胸腹部，
並加以詛咒；
七天後，
那金牌獎得主便死了。

於是妖道哈哈大笑，
而敗將卻哭了起來。

之二

有個詩人問他哭什麼。
他說他很後悔，受良心的責備。
詩人曰：何不即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乎？
敗將恍然大悟，
就把布人身上的名字換了一個。

這麼一來，正在舉行告別式，
即將火葬，那位被詛咒的
十項全能運動選手便復活了，
而妖道卻翹了辮子。

之三

小時候
我也曾做過一個布人，
寫上我表妹的名字，
把她放在枕邊，
覺得很好玩。

結果被母親發現，
不挨一頓揍才怪。

之四

又聽說鄰居家
梳兩條辮子的女孩
也做了一個布人，
寫上我的名字，
還抱著他睡覺。

但不知她媽媽
是怎樣處罰了她的。
而總之，不久，
她們就搬家了。

後記：一、此詩完成於二千零四年十一月，相當得意。二、現代詩並非難懂的詩，故意令人難懂，在我看來，實在毫無可取之處。但是，從“邏輯”到“秩序”，以“詩想”代“詩情”，此乃詩之進化，為我所一向主張的。而主題之重複與變奏，也是我經常使用的表現手法，這篇新作，即為一例。

■揚子

陽關

漢武帝的邊防重地
絲綢之路的主要關口
如今僅見殘頹的土墩
堅持的挺立在浩瀚的沙漠中
好像要為那些昔日家人生離
　死別的苦痛
那征人寂寞的眼淚永遠作證
金沙有節奏的一波又一波
太陽閃耀，藍天萬里
遠處祁連山頂映著白雪
叢林處是雪水滋潤的綠洲
胡楊執拗的抗拒著乾旱
在培植下，葡萄正在成熟
一位婦女騎著馬奔馳過來
但見她嘴上蒙著毛巾
面目姣好
有太陽曬成的健康膚色
身著短裝，矯健敏捷
她騎在馬上的英姿
使我想起了歷史上的巾幗英雄
是否為了保衛陽關而來

■黃伯飛

Reflection

In the mind and heart
　of yours and mine, somewhat
　there’s a reflection.
O, it might be called affection:
　Father and son. Father and son,
　Could this mythic interaction
　　be gracefully come from the heaven?

O, you stupid person,
　why sometimes still here
　Such a silly question?
Why don’t you just simply accept
　This wonderful gift given.

感　應

在你的心智和心靈裡
　在我的心智和心靈裡
有個說不上來的感覺，噢，
　就叫它做親情吧！
父子同心，父子同心，
　這可就是一種
　　天賜的福份。

唉！你這個笨人，
　為什麼有些時候
　　還有這樣的疑問？
　你就老老實實地
　　接受吧！接受這一份
　　天賜的洪恩。

附識：兩詩寫作過程，先有英詩，後有中詩。

■向明

天　空

——聞洛夫回台

你的天空
永遠創世紀般翻新的天空
石室可以死亡、血可以再版
惹眾荷喧嘩，掀巨石之變

你的天空
永遠超現實般微妙的天空
可以到灰燼之外，煙之外
與蟋蟀對話，遊戲玩到形而上

你的天空
永遠是中國傳統夐遼的天空
取北美的雪水，磨徽墨的溫順
玉版宣上寫現代禪詩、練洛體字

你的天空
永遠是雲蒸霞蔚不斷變換的天空
一次流放是一次昇華
雪樓熬夜後，下次鄉關何處？

雪

——見災難頻傳有感

這世界的血
流得大地虛脫了

這世界的樹
步步向綠色告終

這世界的鳥
都將放逐成風箏

即使聖潔的雪
想把這世界用無邪
借住一夜
都將
被污穢的噪音
吵醒

天候三題

一、
暮色蒼茫中
一朵雲問另一朵雲
今天的運氣怎麼樣？

另一朵雲以雨滴嗆声
景氣莫好啦！
半個天使也沒遇上

二、
風來了，浪就來了
不能落地生根者　讓位
還想見風使舵者　迴避

漂木浮漚逐流而至
敗絮垃圾凌空飛來
這真是個囂張的世界

三、
在為春天的勝利狂歡麼？
木棉樹又開始把盞了
光鮮得像著新衣街友似的浪漫

舉杯祝國泰民安
賜我祝福別用仇恨的眼光
縱然貧瘠也要在自家門前開放

2004 年寄自台北

■謝青

鞋子之歌

脫掉帶臭的鞋子
伸出我的光腳，如一對睡貓
又一次，仰星而坐——
與智慧之神臨窗夜語

“前晚，”敏娜娃說：“我提過
落日的海邊有懷珠的貝殼。”

“抱歉！”我答：“是鞋子走錯了路
我只在河裡撿到一隻石螺。”

“昨夜，”她又說：“我告訴過你
深紅的玫瑰在朝陽下盛開。”

“啊！”我惘然：“鞋子迷失了方向
我只見薄暮時慵倦的芭蕉！”

“明天，”她永遠柔和：“回答我
你能否記住
雨後的彩虹會令人迷醉？”

“……。”
幾乎不敢肯定；我凄然地說：
“夜夜，你給我智慧
使我頭腦清醒
只耽心，天明之後
穿上了鞋子
就愛得昏昏沉沉……。”

附註：敏娜娃(Minerva)是古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

2004 年寄自紐約

■秀陶

一杯熱茶的工夫

在所有丈量時間的單位中，沒有比“一杯熱茶的工夫”更有味道更富詩意的了。那會兒工夫可快可慢，可長可短，絕不似其他的計時單位那樣斤斤計較，那樣鐵面無私般死板

她把開水沖進放了茶葉的杯中，“一杯熱茶的工夫”便正式地啟動了

我凝視著杯中，水色漸濃，茶葉有的紛紛下沉；有的又打杯底欣然地上升（半途中它們相遇時也會握手寒喧一番，或者互問近況及動向吧，〔它們用的是什麼樣的語言呢？〕）

她的那些提問我無法作答

我已聞到茶的馨香。我掩飾地舉杯就唇，無奈那茶的溫度實在過高，我僅能吸入不足以潤舌的幾滴，而又輕輕地把杯子放下。然而勿論我如何地拖延我仍然想不出如何去回答她

“她的同學們都說坦克車開過來時大家都退向橫街……這樣久……音訊……？

我注視著杯中逐漸舒展的茶葉，想起有人能憑茶葉的列佈及形態而推測出吉凶的事……

那一杯熱茶的工夫真長，真是命一樣長，一樣的帶著淡淡的苦澀

Dec. 4 L. A.

■王性初

塵　封

瞳孔放大後的二次經歷

又是一個圓圓的清晨
腳印把影子預約在潔淨的房間
有白色之妞飄然而至
將兩滴透明
溫柔進靈魂之窗

時間隨著秒鐘消融
風景在慢慢退隱幕後

有一縷強光射穿堡壘的槍眼
銀幕的空間一片煞白
救世主用暗語判斷
洞悉一切病變的密碼

釋放後的天光燦爛刺眼
容納了世間所有的黑暗

在另一個圓圓的黃昏
腳印把影子預約在靜穆的房間
沒有白天沒有黑夜
沒有燦爛沒有腐朽
兩扇空窗在無言中定格

2001 年 11 月 18 日
寫於眼科診所

鬧鐘，失靈之後

親手絞訂的無聲契約
是勝過一切的保險
高枕無憂萬無一失等待兌現

世界卻在一夕變天
宣誓的信任頓時化為烏有
意外的沉默瞬間雜亂無章

破壞程序破壞規劃破壞預謀
顛倒黑白顛倒時分顛倒上下
重新撥亂反正重新安排生涯

打從落入自己的圈套
真誠便是不測的陷阱
世間還能相信什麼？你說

2001/5/13 寫於希臘
邁錫尼 Amalia Hotel

■夏野

？VS ？

全球化參與而不能自外的時代
？vs？，你我自行題解

36 vs 28

美 vs 醜
高尚 vs 卑鄙
鮮花 vs 臭蟲
海闊天空 vs 山窮水盡
峻嶺清泉 vs 地震海嘯
民主的陽光 vs 膜拜的權錢
國際化葵花香 vs 秦始皇木乃伊
紀念碑前的紅玫瑰 vs 帶鐐銬
　歌唱的女郎
死的光榮偉大 vs 活的可憐窩囊
自由女神舉著火炬 vs 夜總會上
　的殭屍

？vs？

2005 年 1 月 10 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葉維廉

哥爾德（Gordes）

哥爾德
從巍巍獨立的石壁
登高一呼
在深谷裡
所有壓扁的房子和樹木
都靜聽都顫抖

2003.6.17

阿皮特（Apt）

混濁的泡沫
從蜜餞工廠吐出
阿皮特市中心的
庫朗河
被攻擊性的水草
呃死
太陽下發臭
入夜震耳欲聾
青蛙
相爭清喉嚨

2003.6.17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無名氏 $400.00 支持
不鏽鋼 $80

■子川

一隻鳥

像畫在那裏的一隻鳥。
展開鷹一樣的翅膀，
一動不動地，
懸在一座山峰的上方，
與那裏一棵大樹保持一段距離。

風吹過，它動一動，
像被風箏的線扯了一下，
很快又恢復原狀。
黑色的鳥，看不出性別的鳥。
看不出它的神情，
看不出它固守的理由。

羽翼下方，有一個龐大的樹冠，
像一朵深色的雲。
雲中也許有鳥巢和鳥雛，
一隻鳥，靜靜地浮著。
鳥和雲之間，是一片藍天。

我們仰望藍天，
忽然想起回家的路。
生活，有時會定格在某個地方，
回家的路總是漫長。

春天，貓和主人

春天經過窗戶的時候，
貓的腳步有些慌亂。

沉寂書房成了貓追逐的場所。
那一架圖書塵封很久了，
彷彿熟睡老人，
只在夢中記起了春天。

貓的春天塵土飛揚。

■黃奇峰

舊東西

處女座的內子性喜潔淨，是清除家中舊東西的能手。這與我性格很不平行，我喜歡把舊東西儲為後用，因此佔用了很多地方，也把遼闊整齊的空間弄成狹窄凌亂，大家為此爭吵不已。很多時候拗不過她，又不想鬧起來，只好暗裡把自己的性格昇華到與她平行的度度，在下意識裡冒出一件家中我最想丟掉的舊東西。

我與盆栽

我喜歡蒔花弄草，整個後園，長年百花競艷，好一個大千世界。但歲月無情，不覺間芒花已長到頭上，體力走下坡，兒女離巢。再不願勞累，遂將園中心愛之梅蘭菊竹，移種盆中。花花綠綠的大千世界，縮龍成方寸的盆栽。在黃昏裡守著這小小世界，一個壯志已消、日暮西山的我，與盆栽相對默默。

樹的春天寫在綠的枝葉上。

整個春天，我無所事事，
又處變不驚。
若不是貓的緣故，
我也許會忘掉這個春天。

2004 年寄自南京

■羅青

民主：公益大賭局

民主　等於　選舉　選舉=鬧劇　鬧劇=支票
支票　等於　選票　選票=鈔票　鈔票=跳票

等於　公開的國安黑金+暗盤的控股白金
等於　熄滅的黎明灰燼x燃燒的夜晚日光

等於　理性思考清潔劑+煽動悲情毒化劑
等於　挖掉眼珠的頭顱x裝上舌頭的炮彈

等於　合法的地下賭博+非法的公益彩券
等於　自拍性愛光碟片x取締色情宣導片

等於　族群沙文主義麻醉劑+個人復仇主義興奮劑
等於　盜版月曆的美麗春天x斷水斷電的乾旱夏天

等於　電視轉播私刑往事大會+廟口傳銷愛心鬥爭大會
等於　用崇高去奮力追求卑鄙+用神聖來拚命搶奪無恥

等於　偽造去年的氣象颱風地震四處預報
等於　現場報導明年的山洪爆發加土石流

等於　譴責高傲的鳳凰木甘心遭　夏日赤化
等於　推崇奴性的蕃薯藤堅持要　本土綠化

等於　賤賣滲水的三二九牌高粱酒　為廚房米酒
等於　供奉用過的二二八牌衛生綿　為國旗國徽

等於　不斷的在丁字褲裡　大搞柔性的自我政變
等於　不斷的在教課書內　策劃善意的種族屠殺

等於　指認瀕臨絕種的梅花鹿　為妨礙交通的鐵網拒馬
等於　控告青山紅葉白雲藍天　為戕害健康的環境污染

等於　用全體人民卑微的命運去製作安非他命　僅供一人享用
等於　用個人陰狠的野心烘焙劇毒的糖衣點心　供應全民爭食

選舉：誠實大騙局

騙人的人比不騙人的人誠實
受騙的人比不受騙的人聰明

可以讓口裡吐出眩眼的纏絲
可以讓手中結下夢幻的羅網

可無情抖落熾熱淚珠的絕望
可輕鬆網住純真露珠的無知

可大方懸掛擬似真珠的華美
可普遍照亮染色眼珠的希望

可使盲人在明光中看見光明
可使窮人在困苦中誇耀苦困

可讓富人在紙鈔中點數真理
可讓浪人在下流中強索上流

可使學者在電梯中又聾又啞
可使妓女在殿堂理為神口交

可讓將軍在司令台當眾自宮
可讓牛郎在電視台插座轉播

可以叫子彈們任意轉而彎之
可以叫賭徒們一心押而寶之

可以使奇跡在票匭之上誕生

■瓦蘭

燈

燈照著我臉
我活在我的臉上

鳥停在我的臉上
鷹也朝我的臉上飛來

河流在我臉上結成冰川
上帝和魔鬼睡在我的臉上

反　問

你和我死得不一樣
我在睡眠中死去，你在清醒中死去

我從未見過你，卻把你縫在身上
帶著你遊遍山川。我推倒黑暗的牆

為了死得體面
我用你烏黑的頭髮蓋住自己的臉

鷹

為了逃生，鷹飛到天外
我是鷹。從倒塌的村莊升起

我在夜色中逃亡
是害病的那一隻鷹

玫瑰的方向吸引著我

對　稱

一群烏鴉翻過大海彎曲之處
兩匹馬和兩個身體前傾的騎手
三隻獅子和坐在它們身邊的詩人

■非馬

對日本，我還能說什麼？

我頭一次寫關於日本的詩，是在一九七七年。那年年底幾個日本記者組團到香港，用十萬港幣的代價，以兩天的時間，享用了一家大飯店的名廚們精心製作的滿漢全席。本來花錢吃飯是最稀鬆平常的事，用不著大驚小怪。但那群日本人的暴發戶嘴臉以及那些香港商人奴顏婢膝的巴結相，實在令人難以消化。我寫的〈滿漢全席〉在台灣發表後不久，我回到台灣，一位詩友拿給我看一張剪報，上面有一篇短文，是一位住在日本的女僑胞寫的。她以委婉的口吻，對我在這簡單的交易行為（只要付得起帳單，誰都有權利到飯店吃他想吃的飯）上加油添醋，表示不解與不滿。我相信她一定是戰後出生的幸運兒，沒躲過警報。

〈默哀〉是一九八二年，我參加芝加哥一些留學生舉辦的九一八紀念會後寫的。那幾天電視上剛好播出貝魯特的難民營裡，難民被明目張膽屠殺的血腥鏡頭，使我聯想到那時候日本國內鬧得正起勁的修改教科書的風波。同樣是人類赤裸裸血淋淋的恥辱。

〈廣島四十年祭〉寫於冷戰正殷的一九八五年。〈珍珠港〉則是一九八七年我去夏威夷開會，驚訝於島上許多旅館被日本人收購經營，有感而作。〈還我債來！〉也寫於同一年，是為了響應美國東部幾位華人所發起的向日本索賠運動而寫的。

一九九二年，日本還是照樣不肯開口說抱歉，日本男人還是照樣組團出國買春，我還是照樣寫讓那位住在日本的年輕女僑胞不解又不滿的詩：〈愛是你永遠不用說〉。抱歉。

然後便來到了一九九六年。日本人又在那裡蠢蠢開始他們的進進出出；釣魚台的波浪吞沒了陳毓祥；兩岸的政府還是在那裡“友好親善”得沒話說，而我，一個詩人，除了默哀（為中國千千萬萬無辜的死者，也為日本千千萬萬沒領取歷史教訓的生者），還能說些什麼？

滿漢全席

那時候他們還不是美食家
也沒耐心等文火徐徐燉上個三天三夜
明晃晃的刺刀在三千四百多萬方里
　的大餐桌上
也不管軟硬，也不管肥瘦
見了人就叉，叉了就往嘴裡送

那時候他們還沒有暴發
也不太懂得金錢的妙用——
只消區區港幣十萬
便有炎黃子孫爭著把他們當太上皇
恭恭敬敬獻上魚與熊掌

龍腸灌滿諂笑
燕窩吸飽饞涎
天上兩日
人間血腥八年

默　哀

——在芝加哥九一八紀念會上

閉起眼睛
卻看到
千萬隻圓睜的死不瞑目
靜默一分鐘
卻聽到
八年裂耳的慘呼

但此刻爬過我們臉頰的
已不僅僅是
四十五年前淹沒南京的血淚
此刻火辣辣爬過我們臉頰的
是在日本教科書上
以及兩天前的貝魯特難民營
先後復活的
全人類的羞恥

廣島四十年祭

四十年後
仍有被拉脫皮肉的
手
掙扎著
自廢墟中伸出

四十年後
盤踞在眼睛黑洞裡的
桔光
正蠢蠢欲動

四十年後
隆隆的
轟響仍撼天震地
卻搖不醒
自大愚昧的人類

四十年後
更多的仇恨滋生
且輻射
成趨向毀滅的
連鎖反應

珍珠港

——夏威夷遊記之五

聽說腰纏萬貫的日本人
已陸續買下
這島上最豪華的觀光旅館

說不定有一天
這批鞠躬如也的生意人
會笑嘻嘻買下
這一段血跡斑斑的歷史
名正言順地
整修粉飾

還我債來！

——響應向日本索賠

胡亂貼上
“以德報怨”或“友好親善”的
狗皮膏藥
便以為可止血消膿
清潔溜溜不留瘡疤

天下哪有這樣白吃的
血腥午餐！

只要輕輕一揭
便赫然看到
血氣蒸騰的萬人塚中
斷手缺腳的白骨
仍在那裡作最後的掙扎
嘿嘿的獰笑聲裡
張得大大的無辜的嘴
仍在揪心扯腸地哀號

怒火迸裂的眼窟
將如烈陽日日燒炙
我們自私怯懦的靈魂
千萬隻磷光閃爍的手
將夜夜伸向
我們健忘苟且的心——

還我債來！

附注：不但日本欠了中國一大筆債，我們活著的人更欠了死難的同胞一大筆債。只有堅強地團結起來，向日本討回血債，使其像納粹德國一樣承擔戰爭罪責，讓軍國主義不敢輕易再度抬頭，我們的肩上才會比較輕鬆。

愛是你永遠不用說

“抱歉”這兩個字在日文裡不知
　如何發音
想必重濁費勁不像“馬鹿野郎”
　那麼清脆
那麼溜溜順口

日本男人是出了名的好色
說不定他們真把一場血淋淋的侵略戰爭
也當成組團出國
淋漓痛快
進進出出的
性之旅

刺刀
噗哧噗哧
槍彈
啪嗒啪嗒
大炮
轟隆轟隆

而強姦即性
性即愛
而愛是
愛是你永遠不用說
抱歉

■陳國正

另一種總結

隨著一張張日曆的去兮
傳來一個個的消息
都是華年
翻飛逸去如風

甚至自己也曾經撕去的日子
有一段空空白白
遺留下只有逐漸薄去的
明天

最後一枝杖的可能
龍鍾問道
大地
黃土飛沙

2005 年寄自越南

■施瑋

冬　樹

忘卻了，萌芽時的羞澀與輕狂
脫下了，錦繡的袍、繁華的冠
冬樹，赤裸著簡潔的骨骼
靜立。冥想——

它，微仰起失去繁葉的頭
傾聽天地
也傾聽——天地中的自己
靈魂，彷彿一隻隱形的雄鷹

被冥思的氣流托舉
在晝夜間，交替穿行
翅膀——蒼勁。銳利。與黑暗
擦出滿天的星月，讓光明
飄成婆娑多情的雪花

天地，因著一棵樹的傾聽
而肅穆。以一襲素袍
掩去萬千種躁動、多姿的浮華

冬　茶

將雪在火中燒融。沸騰。
泡開一枚枚烘烤、熏炒過的記憶

用天上的淚，引出人心中的淚
濃郁，卻不渾濁

或夫妻相敬，或密友對執，或獨飲
窗外。天的淚，美侖美奐
飄揚著，不甘落地——

杯中的記憶
一枚。一枚。沉下去
忽然想起，今年春天有過一場暴雨

寫於 2004 年最後的幾個小時

■塞遙

海嘯賑災

五百萬
一千萬
一千五百萬
兩千五百萬

什麼？你們捐到三千六百萬
我們得緊急追加三個億

（前頭領先的五個億正提心吊膽著）

一波波來勢兇猛的
賑捐數字終於
一排
高過
一排
沿著災難慘重的南亞海灘
濕
淋
淋
地

爬上岸來

草木修剪外篇

自由成長的季節
我荒廢的田園
急該修整了
歷經漫長嚴冬暴發的
蔓延的慾望
只能用刀斧
制止

專制的利剪揮舞
鷹與鴿都不敢靠近
或削或剁或移植或攔腰剪斷或
砍掉你高出眾人揮舞的拳頭
吶喊的手臂
（槍打出頭鳥
老祖宗的至理你不該忘記）

分配恰當均勻
疏密有序
體裁平　直　細　瘦
一成不變
如鄰家未成熟的女孩

思想的花藤
不可擅自爬上圍牆

茂盛的草坪
站滿初春嫩綠的幼苗
微風吹來
啊！……萬頭攢動的廣場
只有坦克般轟轟開過
除草機的講話最整齊有力

終於，作為主人我滿意地笑了
遍地殘肢斷臂
細雨輕輕翻閱傷口
綠色的血液
沉默的石頭
　　矮矮的
　　一排規矩聽話的苟活者

春天在牆外奔跑
春天只能在牆外奔跑
我方正的庭院
豈能自由
翻越

2004 年 12 月寄自紐約

■葉盛生

死亡金屬

我是天才　天才是我
到處宣揚　我的本真　到處證示　我的身份
沒人理我　沒人睬我
去詩壇嚷　沒人閑著　到街上嚷　沒人停著
誰來笑我　誰來哭我
到夢裏嚷　沒人醒著　到水裏嚷　沒人淹著
誰來護我　誰來愛我
只剩下了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我可以嚷

到冥界去　大聲叫吧　到冥界去　大聲叫吧
該如何去　要臥軌嗎　該如何去　要跳樓嗎
該如何去　要自砍嗎　該如何去　要上吊嗎
該如何去　死來光榮　該如何去　死來牛逼
我是泳將　就要淹死　我是富翁　就要凍死
我是胖子　就要餓死　我是瘦子　就要撐死
我是歌手　就要鯁死　我是詩人　就要窮死
我是山鷹　就要摔死　我是蠍子　就要毒死
我是碉堡　就要炸死　我是殭屍　就要詐死
我是自己　就要笑死　我是自己　就要笑死

鬼門大開　鬼們出迎　歡迎天才　天才你牛
歡迎天才　回歸主流
我放心了　我出名了　堂堂鬼門　天才無窮
絕品三萬　鬼鬼傳頌
墓中天才　驚天泣神　我是天才　狠中之狠
人間太小　容我不成
隨我行吟　唱死天才　隨我加入　人鬼鬥爭
生不如死　宇宙失衡

2004 年寄自香港

■哈金

距　離

你的語音那麼年輕，
它把我引向年輕的一代。

昨天我反復細聽
你無名的留言，
猜想所有的年輕女人，
她們中誰有我的電話號碼。
但沒有人有你那種童音，
那麼熟悉，又遙不可及。
我想，我不認識這姑娘，
就沒給你回電話。

今天早上醒來，腦子裡
回響¨你的聲音，伴隨
白樺林裡的杜鵑，十五年前
我們曾在那片林子裡散步。
那是在哈爾濱，一個多風的春天。

忽然我覺得老了，
孤零零地在這片土地上走累了。
我打電話到舊金山，
可你已經隨代表團離開——
你代表你的國家。

太陽的氣味

她把毛巾放在浴缸邊上，
疊好的毛巾蓬蓬鬆鬆
浸滿了陽光。

我把臉埋進細細的絨毛，
吸進陣陣太陽。

我胸中蕩漾¨一個世界——
那裡有海鷗、漁船、潮水、
燻肉、歡笑和歌唱。

要是有人再對我說
“哪裡的太陽聞起來都一樣，
我就會告訴他
“不是家家相同。”

■劉強本

小眼睛

我有一種奇異的歡樂不能向你細說
彷彿你溫熱的唇依舊滑過夜色
那麼多的夜色自己說話那麼多的音樂
彷彿乾裂的唇依舊盛開夏日的傳說

2000.12.20 夜

簷

“簷，我還記得你
僧衣上彈起的寂寥”

“灰色僧衣的夏日
灰色僧衣的風鈴草”

“而雨就在這個時候落下
充滿味覺”

“簷，那種味覺中出現的幽澀
同時滑倒了你我”

“而雨
雨是回返的”

“簷，大雨上岸
我們一同哭出”

2001 年 9 月 21 日夜半

■周雲篷

如果你突然瞎了該怎麼辦

我要去跳樓
我要立即向我的女友提出分手，並祝
　她幸福
我要去殺人殺死我一生中最仇恨的人
我給父母打電話，告訴他們以後多保重
我要想辦法毀掉一個純潔無辜的姑娘
我立刻加入基督教
我必須立刻離開這個城市永遠不回來
我一直喝酒喝死拉倒
我要把所有的錢散給乞丐，然後自己
　去沿街乞討
我無所畏懼去吃泥土喝陰溝裏的水
我得去買個盲杖練習著上廁所
我吃飯睡覺一如既往地生活
我要托人到鄉下買個善良的媳婦
我天天睡覺夢著過去的日子
我白天微笑，夜晚咬牙切齒詛咒全世界
我弄一本易經學算命
我幻想能有一個心靈美的姑娘愛上
我，感動得自己熱淚盈眶
我像一隻食草動物，陰鬱多疑，不
　發出一點聲響
我下午抱著收音機在門口曬太陽
我學習張海迪整天聽命運交響曲做
　全人類的榜樣
我發呆，像一根陽光下的爛木頭，什麼
　也不想
我學會吹口琴去地鐵賣唱
我不要孩子也不結婚，一個人在
　黑暗中默默了此一生
我吃肉　罵人　單相思　出賣朋友
我走遍八千里水路永遠在路上不斷離開
我去神農架的深處　去梅里雪山
進入天坑，去藏北無人區，以凋零
　殘破的人生來一次輝煌的豪賭
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凍餓死去
　安靜得沒有人哭泣

2004 年寄自北京

春秋 散文詩專輯

柳葉桃

路過華城水泥小園　三角形甬道的一邊有一株不名的樹　開滿粉紅色的花朵　好像櫻花或者桃花　在車流人叢中頗為引人　其實只引起我個人注意　駐足片刻無人來看什麼花　只有人來看我在看什麼？

來華城的人　不是走馬看花也不是看人　不看什麼大都是來消品來自東方（當然是華人品色食品等）
我不是在說人來人往的人與物（這很平常）　我是說這株花樹不知何時從何地移植而來的　悄悄地開著滿身水紅無聲　如地上的停雲　在吵雜聲中有另一種寂寞之美

我不知其名的花樹　再路過時是六月中　花已落盡換上一身綠色的葉子　葉子越長越大越密如雄性的體毛　我想可能是柳葉桃　再無粉紅色的柔美笑意　也無所謂寂寞不寂寞之美了　與擁擠的華城很近似繁密而沉重　是葉子不是果實（風起時落葉歸不歸根？）

復以圓始

——寫在七十二歲半

歲末歲首我之不確定的生日　十二月八日舊（陰）曆臘月八日夜（臘八夜吃粥傳統民俗節日的典故不詳）不可預測寒夜之生

一九三二與三三歲末歲首之交　不方不圓又可方可圓之風格之誕生連續而往　重複又不重複的“生日快樂”　常常不經意的忘失　永不重複的乃生命的風姿與形貌　無可忘卻　不一定以煙斗與手杖

十二月初八又是新（陽）曆次年一月十七　猴年或雞年都可能是我之“本命年”　我不信“命”而熱愛生命之恆以運行不息
不確知我之生辰八字　正如我的性情　無可交予算命術士去排列解析（？）

我是“雞”或者是“猴子”　大鳴大放大白天下大而化之本性已定
來自石頭的猴子　騰雲駕霧寓有形於無形十萬八千里　不信鬼神不信邪巫　如魚與原始鳥遊於生肖之外

山外水外之山水荒野大漠　煙火於人間的煙火　鄉愁外之鄉土水土外之天空　七十後之開始　兩歲半之老之少　火石太陽享以風花雪月之樂　而如——
路回到來時　復以圓始　重新走出未知

肉體以精神延伸　生命輕重無可假設　創造有無無可預期　時空的手足不停　無際無窮在翅膀上

第一自然之我於第三自然的構造與催生　風格之成形一如花朵之誕生與開落又誕生　以兩歲半的直覺於忘年之年的思維　再無其他　十二月初八之後一月十七　陽春白雪無可選擇之黑　連續以往之根葉　而吾之水無窮盡流　雲起天際遊乎

鄰家的小女孩

鄰家的小女孩兩歲半　不哭不鬧愛說愛笑愛問愛道
喜歡唱歌跳舞踏步樓梯　到門外散步曬太陽看樹看鳥雀　還不會“跳房子”
不玩她的兒童玩具　不愛狗貓之類的動物唱她母親唱過的歌子很開心不記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年紀　說中文你好我好他好以及爺爺好

兩歲半的小女孩　無兄弟姊妹　獨來獨往的獨生女　（親生非領養自中國棄嬰）　好像很堅挺在樓上的翅膀　有時候如一隻沉思的小鳥在窗口飄飛的羽毛
雪亮的眼睛不知有無寂寞？
她有她散步的行姿與她看的方法
我遇見她大都在樓梯上　有時候與她一起看赤條條的冬天的樹飄著雪花　如聖誕樹點起燈花與彩鈴　聽她唱掛在樹上的母親的搖籃曲　顯然她已步出搖籃了

她母親像說故事一樣的告訴她說
爺爺是一位畫家
她似懂非懂像看樹看雪一樣看著我問
雪上不能去散步　可不可以來畫畫？

2004 年 12 月雪前

波可諾夏之午後

背山面水可漁可獵的波可諾　夏來燒烤釋放的季節　多食少衣汗水與地心熱力流放　圍繞著綠色小湖興起一陣風浪之爽

來自遠方（香港吧）的朋友說　我們不說我們說我說不　或者不說享

以山水人煙之食　如無聲的魚之樂　遂想起“子非魚豈知魚之樂”？彼是一個孤獨的客旅遊人　以眼識多於口食　由於一個人而說不說我之習慣吧！

水遊於魚之無聲　山思於風浪之有聲　遊與思的旅心　不去觀光點上　如很不風景的我　思多於視　無耐心目不轉睛如魚目去享以垂釣之“雅”

漁獵的遊人們特地來此就地食色　“食色性也”　佛不可禪不可說也不能空著肚子不說　夫子之道曰可而成儒入世以生　而有“不知生焉知死”之問

催生殺生放生　風吹草動而起　人們忙於燒烤之食在湖畔的樹下　魚不覺水深火熱之哀之樂　由於其生存大江小湖中　于得不冷血以對？大魚食小魚　人則大小通吃　魚又給有閑人以殺死時間之“樂”

古典詩說“沉魚落雁”之美（魚雁也是過往人等來去的訊息）靜態在動勢上的美　古帝王的妃子們的輪流為一個人欣賞似乎辜負了麗質天生之美　而美之哀愁也由此而生乎？

美之哀愁的貴族妃子們　不像此刻我身伴的女士們　自然之美在陽光下　不再是風景中靜姿的盆景　等著由誰來欣賞　秀色處處人人可餐　然而秀色又何以不可餐人？如山水之有回聲當你向山水發聲

午後夏之一日將盡　燒烤而散留下人之垃圾　魚刺骨與未熄的烙鐵　野風野火的爭議猶未盡　是人的還是山水的？

此時此地

此時此地駭客與詩人　大選與總統　網路蜘蛛精蟲　俠士路客暴徒發洩　伊拉克戰場上的炮灰以血呼喊回家　末代刀客尚未死心　以戰爭骸骨助造死亡民主自由

科技武裝機器情色　血肉愛恨糾纏　剝光內衣外秀　無性鬧婚媾　教堂鐘樓感思復活　祝福祝融等等　防彈防空 MD 射擊　性起舉哀非戰之罪

導彈升空軍火消費生產之必須　奔向火星土木人身核試　全力以赴先發制人理所當然　後憂內顧小民鳥事　救助急診血肉消防簽約支票法案　不一定聽證保證無變

地震海嘯油污　老少火山齊吼　岩漿腦袋化石原罪災難無告　軍火外銷其他反傾銷　血緣能源異教徒傷亡佔領　增兵之外豈可虎頭蛇尾而退？死亡以星條覆蓋　千餘條的青春比起異教徒的老弱婦幼屍骨　微不足道

此時此地大選之後照舊　還是這個總統這個防暴長　這付德性的人肉機器　定罪反戰者為戰犯無異議　由汝等示威遊行焚旗自焚

2004 年歲末

鬍子及其他

鬍子不假以口齒而直接發言　由於牙痛引起不是因為酒肉之歡　雖然視覺與味覺與鬍子無關　鬍子有其獨特的觸覺
鬍子的獨特觸覺　而成其生活形態的一種藝術　可以欣賞成一種人文風景　作為一個男性的精神風貌　一如女性具有的雲髮之美

鬍子在男性的唇腮上如野草叢生　不同於女性如花朵的紅唇之美　可為女性欣賞或不欣賞（女性以蘭之香而為鬍子所欣賞）

酒歡與牙痛非以觸覺　鬍子亦有所感在其形姿之動勢上的歡與痛　一個成年的男性必以其鬍子的文化　而成其為一個男性　鬍子可修刮剪裁而不失其應有的性格之必須

鬍子是一種藝術　不同的男性的不同藝術墨西哥有一個女性畫家　也希望長出她的鬍子而不果　只有用畫筆畫出她的鬍子在其唇與自畫像上　據說她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以野草護衛其花朵的繽紛

附錄：散文詩

散文詩的可愛　自由自在不分行一氣呵成　情思更廣海闊天空的飛　再回到細微的述說　無風不雅無思不息　更多的許可吾人世俗之思可斷可續　散文詩之赤體散文化　可能也沒有什麼不口語化了　散在文與詩裡　意味很微妙　是很大的享受　吾人之一大樂也（雖也有哀怨）以宏觀微　以微觀宏　任由君便　任由心為　無所不可以思以詩
散文詩似乎意在筆先　少不了言在意外之意樂在隔與不隔之中　也有意在言外之言

附言：散文詩之可愛，便於表現可樂以享受。為了表現上的需要，寫到最後情盡興盡思盡意盡，也不必限於某種詩型，可免“言不及意”。由內涵決定外在詩型，也無不可。

現在主義詩人小輯

◎姚彬組稿

■李海洲

你知道這是雨天

很少有這麼多小腳步來訪……
霧氣積滿你沒有清掃的沙
和紗窗。你突然變得灰心起來
你知道這是雨天
好人很多——安詳地睡滿祖國

壞蛋也繼續活著
健康而恐慌地在惡夢裏開心。

但息事者並未獲得安寧。

沒有停下來的時候，沒有。
雨在推著火車
像工作逼著你往前走
你聽著遠處的深淵……湧入
昨夜的啤酒館。
是啊，我們都在灌溉中！
——你很快就聽到了酒話
出自安靜的、抽泣的
下水道。

而天黑得很快，人也開始變了
大家都不是舊時的模樣
——幾首短詩的模樣。
那些流逝的
已經入土為安。你知道
燈會亮的——跌倒後的歉意
是的，生活仍然在飛
雨在萬物之上
往下落。
落在深邃或幽暗的沙坪壩
落在未打通的電話裏。

……或者落在
一個或更多博爾赫斯的墓穴

■曾蒙

半　年

生命，她力求簡短。
春天，她力求奔跑。
哦，奔跑，帶著昏眩向幸福襲來。

累，帶著愛去憐憫。
打擊，帶著仇恨去睡眠。
哦，我們有什麼奢望。

半年了，
我一刀刀切割豬肉，
血液裏是否是詩在呼嘯。

我不認識死亡。
也不認識愛和幸福。
我卻願女兒胃口好，不感冒。

■宋尾

蕭家河詩稿

深夜的窗前喧嘩
在深夜的喧嘩墮入寧靜
細長的鏡子前面
那裏是一面
不可確信的邊際
單薄的事物
在模糊裏聚集，發散
鏡子內的輪廓
消失了強烈的反光
沒有此刻前的躁動
連失望不都失去
我斷續將尿撒入
窄小的飲料瓶口
斷續的撞擊聲裏
卡車駛過沉睡的鼻息
我俯身聞見暗處
手指上水果的香味

■劉清泉

計　劃

採一把山花，給遠方柔潤的手
每一次往返，靠右行走，雙腳
偶爾踏破界限，但不因為異鄉而迷失
我揣著泥土出門，不暴露根
不給手盈盈在握的奢望
我讓花朵睡，讓遠方最近
沒有計劃以外的遭遇，沒有熟人
只有攀爬過數次的山，在熹光裏
讓蠢蠢欲動的影子矮下去

60 歲的相見

這是暮年的事情，見你——
你被家人簇擁著，在滿滿的幸福裏
你顫巍巍的腳步，黑得可疑的假髮
都有可能成為我新的傷痕
我的牙齒鬆動了，癡呆已乘隙而入
惟有眼睛還亮，儘量睜開
像兩團文火，從安詳開始
把我們的身體和愛，緩慢而細緻地
翻看，焚燒，不留下一絲餘燼

■楊見

溫　暖

有一種液體
可以任意改變方向
有時候穿過樹皮
或者在很高處凝結
她奔跑得沒有速度時

往往會讓光破裂
沒有慾望時
路過冬天
那些永久凍瘡
會跳過壕溝
愛聽自己騰空時那種風聲
可以在裏面柔軟起來
棉花開始堆積
很多事件為那束白光運動著
並將繼續運動

■馬力

永寧河

永寧河從我詩酒年華的右邊流過去，曾經的熱愛
也許是細碎的漩渦，也許是憂傷、病變、結石
我要在醉中厭倦，直到瓶底的青春露出河床
年輕時我是飛鳥和漂木，老了是蘆葦，是沙漏的聲音
內陸還在群山之間往海邊生長而歲月已經平靜下來
永寧河，你和我一樣懷念著亂世
而世界仍然遼闊，永寧河只是一條小小的聲帶
在樓梯間彎曲、咳嗽，感歎春江水暖

■劉東靈

不緊不慢

吃飽了
拍拍肚皮
洗把臉
陽光從窗外射進來
慵懶的正午
你坐在鏡前梳頭髮
我看著你的頭髮和身體
漸漸地順滑起來
我從背後猛然抱住你
你有個驚顫
隨後仍是不緊不慢地梳理
我也不緊不慢地做小動作
彷彿我們從來不擔心暮色會降臨

■游太平

隱　痛

一個人的歸來，膝蓋以下
還埋在塵埃裏。不僅夜裏，
白天也有巨大的星象在緩緩向下移動。有時是疾速地墜落。

我把加速度交給街道與車站。
我要避開皰疹而不是懷鄉病。
現在是例外：川戲裏難懂的唱詞
葬禮之後還要持續幾天。

離開了十年，已有足夠的經驗
讓我能夠在廢棄的牆上
觸摸到那些潮濕的靈魂。
可是觸摸到又能怎樣？——

以後，最南還是到重慶，
北邊，也不過是一個園子——
踩死一隻蟋蟀還是那麼輕易，
輪回的沉痛絲毫不覺。

■亞軍

高　調

我看見許多降落、細微和不起眼的
在低處，甚至更低處，演奏低調
一直衰弱下去，沒有回音、起伏
在一些細枝末節，沉默
我更著重於欣賞面前的這片草原
活潑、碧綠、海洋般氣勢及坦蕩
在我們踩過去的腳印裏
慢慢把身子向上舒展開
即使秋天，它們枯黃失色
但沒有氣餒，會從不知名的陰影、角落
重新撐起春天

其實我更欣賞，一些高調
一些事物，跌落深不可測後的
積聚足夠勢能後的反彈
更欣賞太陽，之所以輝煌、燦爛
是它在降落後
每天能夠再次升起

■牛陷冰

飽　滿

我的手氣是飽滿的
身上掛著飽滿的口袋
一個飽滿的黑夜——
飽滿的困倦　飽滿的瞌睡

有人窺視我飽滿的外表
我其實虛弱得快要倒掉
——我需要一張真正飽滿的床
有無飽滿的女人
已經無關緊要

■姚彬

給自己的悼詞

你走好，一個地地道道的俗人
如果還嫌不夠，敬你一杯酒
和著一雅字，狠狠地吞下去

你的父母還好，他們的痛苦是民間的

痛苦
你的妻子還好，她的哭泣是民間的哭泣
你的兒子還好，他的憂傷是民間的德行
你的情人還好，她用慢提高你飛的速度
你的領導還好，你的同事還好，你的敵人還好
你的白雲還好，你的山岡還好，你的酒還好

你好好走吧
你要學會忘記
這是你一生的豐功偉績

鮮　貨

我說的是我的詩是鮮貨，很有廣告的意味
你說的是那個女子是鮮貨，很有生活的意味
如果我想強姦一個人，我說成是給她輸送新鮮的血液呢
當然你沒有如果了，你 55 年的生活只有那麼一點
你最多還能說出一句，你和老婆在床上複習功課
那時，30 年前，你是多麼想要一個鮮貨啊
而可憐的你，連一點強姦的慾望都沒有
你就這樣多活了 30 年，老氣橫秋地寫詩
老黃牛一樣做一個好工人
而我卻真想回到那個年代去先鋒一回
帶你一把，把時代捅出一個黑色的洞

●現在主義詩人小輯

■秦松

海劫 悼詩二首

1．地球何往人何去

人欲何怒天欲何怒
海吼山崩地心炸裂
驟冷驟熱的老地球
發難向戰亂不安的人命
南洋北海無邊的國殤
你的我的他的所有
地球人的傷亡與呼號
致哀向死難者向不歸的手足
無國族的國族以花果與食物
天以何怒人以何怨
斷體殘肢天空半空
地球何往人何去？

2004 年末月海劫在直射市

2．神在何方人何處

海裂山崩閉目問神
神靈何方人魂何處？
海何以怒山何以吼
靜穆默哀　為不計其數
的亡魂　為傷殘欲歸
的遊魂　致禱祈安
老地球的水沸火燥
無岸無界無邊的劫難
覆舟浮屍無助的人泣鬼號
山何以崩海何以裂
死亡逃故閉目問神
神在何方人何處？

2005 年元月 2 日夜在直射市

■李雄風

哀南亞海嘯災難

一瞬間　天堂變地獄
天未翻　地未覆
但　生命毀滅
去而不復

轉眼間　歡笑變嚎哭
屋宇倒　船翻覆
看　無情天災
豈能預卜

一陣陣滔天巨浪
洶湧沖破民居
淹沒了
沖垮了
摧毀了
海岸　建築　生命
和多少美夢幸福

一排排屍體躺著
悲傷絕望人群
家破了
人沒了
推毀了
財產　美夢　希望
和一切前途幸福

生命
是如此無常
災變
是如此無情
悲慘的災民
殘破的土地
絕望的心情
慘　慘　慘　慘
親人傷痛　聞者心酸
雖無身受
同感悲感
大洋彼岸的災民啊
揮淚與你們同一哭！

2004/12/28 日於洛杉磯

■嚴力

出洋留學的張三

被窗框裁剪過的外國月光
貼在張三的身上
像一張把他寄往家鄉去的郵票
張三和戀家的心情一起
坐在郵筒般的房屋裏
等著郵差的來臨
最終還是睡意比郵差來的更快
醒來後已經陽光明媚
所有的夢境都地址不詳
夢想被退回到異鄉的現實中
張三機械地收拾完寂寞
匆匆忙忙地奔出門去
他在異鄉大學的思念系
繼續攻讀著令人羨慕的博士學位

2003．

體制內外

如今的生活線索都在追隨無線
如今的各式人物都想討好網路
只要有一台電腦
無論什麼樣的房間或政府
都不會感到傢俱太少
在表示了某某某的
一串數字或拼音後面
生活和政治不可能比@
有更快的高潮展現
我曾經試過另一種高潮
我從 2003 點 6 點 12 的體制內起跳
就輕易地落在了
2003 點 6 點 12 點 COM 的體制外

2004.1.

■呂建春

黑與白：

皮膚是黑的，靈魂卻是白的

晨光安安靜靜
照亮我的黑皮膚
漂白我不安的靈魂
主人發出白光
心智浸在喜悅的光明裡

原始神祕的鳥聲
深入哭泣的叢林
太陽憤怒燒灼
曬瞎了睜大的眼睛
曬傷了大地乾渴焦急

在黑暗恐懼的夢中
犬牙白森森
咬入主人發白的血肉
夜色騷亂不安
晃亮我粗糙的黑皮

黑與白：

皮膚是白的，靈魂卻是黑的

像晨光一樣白白靜靜
皮膚發出光芒細嫩
我盥洗漂白的靈魂
在窗口看見他們遠遠
在田野彎腰埋頭
身體和影子分不出來

烈日當空熾熱發白
我的眼睛蔚藍明亮
在窗口看見他們
影子混合塵埃的身體
曝曬焦黑的皮膚下
應該沒有鮮紅的血
胭脂塗紅天空
我在窗口看見落日
留下大地黑暗的靈魂
他們埋頭的身影
像即將到來的夜色不安
月亮悄悄在天邊發白

2004 年寄自 San Jose

■哲明

魚

呼吸許久
是在原地盪鞦韆
即使　世界的樣子不一樣

誰說河流會沖走一切
游過的歲月
總在月光下　停住
流淚

自縛在長長的水裡並
賴以維生

竹

從竹林悄悄地
走來　貼在一張紙上寂然
不動
黑色用以抵抗
一種接近死亡的喧囂

沉默
在每一節的秩序上標明時間
葉子底下
都是春筍作註解

2004 年寄自台北

■遠方

細雨中山陵

——去年 12 月 23 日，是“第七屆國際詩人筆會（南京）”報到之日。下午，細雨霏霏，我偷空獨上中山陵。

大半個世紀了
風風雨雨中
你看到
或感受到了什麼
當年國、共的
打打殺殺恩恩怨怨
都是兒戲
早已塵封的兒戲
大陸變了
中共變了
在台島的國民黨
自然也變了
只是變得
一蟹
不如一蟹
只有你的巍峨
你四周的蒼松翠柏
當然　還有
鍾山的虎踞龍盤
沒有變

零三年元月

感覺　之一

——坐火車

只要行色
不太過於匆匆
我還是偏愛
尋找那種感覺
雖然看不到盡頭
卻看得見的
路
為我捕捉
在我的視野追蹤中
向前延伸
一如自己
跋涉于人生的旅途
好吧　就算這是種宿命
（其實一切何曾不都是宿命）
但我畢竟
如此貼近于母親的胸懷
時時聽得見
她老人家的叮嚀
和祝福

零二年十二月底

感覺　之二

——坐飛機

我悠悠醒來
可在瞬間
記憶卻爆裂成
滿滿一機艙的碎片
窒息夢境
阻斷聯想
我虛弱得
甚至伸不出一隻手
去捕捉
去拂拭
就這樣躺著
在一失足百年身
在千古愁萬里夢中
晃蕩呀晃蕩
單等無名氏的
另外那只大皮鞋
嘎然落地
我好再安然睡去

零二年十二年底

■冬夢

一種習慣

——給燕子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一種習慣
我儲起整個星期溫暖流動的陽光
完整地
妥貼地擺放在你漫天霾雪的
星期天的
心房

2004 年 8 月香港

小情人的手

——情人節前夕晚膳有見

明天才是情人節
一朵花
今晚
接近得使我想起久違了
水的溫柔

一雙小情人的手
喜歡倒茶遞飯
喜歡捧著紅玫瑰
向日葵
偏偏至愛
它們散流的
那陣
栗子的飄香

2004 年 2 月 13 日

■陳銘華

行動電話

行動電話的前身是個半玻璃、半合成板組成的長方形盒子，因為躺著的模樣像極了裝死人的棺材（透明部份恰在胸膛以上，好讓親朋故舊瞻仰），所以堅持站起來準備裝活人。不過有些二合一的又剛巧碰上一男一女同時使用，卻令人無端興起共穴不同衾之歎。那年頭它不動，我們動。一進去就有如墮入金屬箱裡的那些硬幣，暈頭轉向不知所以，搖幾下、踢幾腳，往往只能從聽筒裡聽到一些胡言亂語……到了現在因為科技進步，它的體積作幾何級數的縮小；除了長方形，也出現其他古靈精怪的形狀，便不怎麼像裝死人的東西了。雖然它仍然不動，我們動。但它也不似從前那般安份守己，不管是住在汽車中、枕頭旁，或手袋裡，與硬幣、鑰匙、香水，或保險套為伍，它時時都用噪音（雖然許多人說是音樂）來提醒我們——不是它自己的存在，而是我們的存在

2004 年 2 月 18 日洛城

回　航

昨日的紅、黃、橙、金、藍、淺藍、灰藍、深藍、墨藍，如今都和夜合流成整團初始的黑……黑，黑，黑，凌晨三時的大海上唯我一身的黃。而我，和我一樣的人，也像廿五年前合流為南中國海上一艘，一艘，一艘漂浮的木船

2004 年 8 月 28 日 Ensenada

■唐果

面對一塊油菜地抒情

像繁星一樣的油菜花啊
像畫布一樣的油菜花
到明年的這個時候
我仍然從車窗望出去
你說我們還會一見鍾情嗎

讓我墜落

讓我墜落
讓我像巨石一樣快
讓我像花朵一樣美
讓我震響
讓我照亮

我要墜落
請推我一把

這朵花

這朵花呀
你在的時候
它就開
你不在的時候
它就不開
開一次還是開十次
它自己也不曉得
可能從此以後
它再也懶得開了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的爬
盯著最近的一級
月光下的樓梯
泛著銀光的樓梯
彷彿連接天堂的樓梯
一心一意的往上爬
假如一個門坎橫在你面前
抬起腳
放下
就是燈火通明的天堂了

2004 年寄自雲南

■游離

在我的家鄉

在我的家鄉
人們為了躲避烏鴉
而閉門不出

而放棄土地

成群成隊的烏鴉
從遠方來

在我
食不裹腹的家鄉
人們的命更短

豌豆的誕生

那些思想，那些混雜的精液
並不是她想要的
風通過繁衍的藉口
一次又一次地
強姦了她

陽光像刀，陽光像君王
等不及分娩的日子
他掰開子宮
用暴力接生一個個
淺綠色的孩子

散落滿地的殼
劈成兩半的母親
像一具具打開的棺材

2004/4/27 寄自福建

■藍亭

蠍　子

Till they sit and they cry at night wishin' they'd die
Till they throw on a rap record and they sit, and they vibe
We're nothin' to you but we're the fuckin' shit in they eyes
—— Eminem “Sing for the moment”

牋牋牋？這些為了虛偽情緒鋪墊的文字，
似乎比鍵盤之外的世界更為真實。街道上傷痕累累的人們

酒館裏低頭的姿態，電視螢幕前低沉的眼，寒氣逼人
他們未必選擇沉默，而是被沉默選擇
如同清晰的鼓點，刺痛具體而真實，你我隨著夜晚的傷口麻木

斷裂不是換季的枝條，不是幼稚幻夢的墜落
不是逐漸敏感的神經如何擰成一團，將痛釘在根的深處

“這些片刻，是上蒼的賜福
金銀如標準的夕陽碎末，樓空”

夜間高速的金屬物，閃著兩道明亮的溝壑
我們從路的一端小心起步
準確計數，如何飛翔不被他們擊落

明亮的夜晚，向黑色深層的飛翔變的殘酷
我們理解銀行裏鎖住的數字，
決定著一些速度、一些高度、一些憤怒的尺度

麻木，一說出口，便成為碑文
毫不稀奇，無人需要重述一戰，重塑卡夫卡，芥川龍之介
重新扮成童話裏，沒有痛楚的藥片
一片片潔白如雪，從天飄落

他們都知道法庭不過是條文化的謊言，如同經書
他們知道神所關照的，只是迷霧
一場廢棄在垃圾場的白日夢，
一片寒冷而匆忙的荒原

離異的，情殤的人們，將孩子撕成兩半
物種突變成為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不斷稀釋分裂
那些貯立街頭的僧人

他們乞討的手，無法將你我挽救
神是一段貧窮的對白：你感受到了，也無法訴說

人們困惑亦然，耶穌只有死了，
刺痛才會驚醒一些遲鈍的人
隱藏、排斥、無奈的話語都在鮮活的花園萎謝

一切已被政治化的荒野所困
別無選擇，我們除了自喻自娛
除了和魔鬼並行，
除了夜的深巷，痛哭

除了，累贅一些無力的磚牆，鎖定無須的傷痛

譬如它是蠍子，蠍子的毒如果劇烈的可以，
一切苦痛會變得如何的短暫，因而顯得幸福

2004

■毛翰

冬天，送一位長者遠行

該說的都說了
他沒有留下遺言
能做的都做了
他沒有多少遺恨
這個冬天，一位長者遠去了
訃聞惜墨如金

我們不是他的家人
不是遺屬
我們不是他的孩子
不是遺孤
這個冬天，一位長者遠去了
我們不得為他送行

雪，異樣的白
冰，異樣的堅
這個冬天，一位長者遠去了
沒有打攪世人
世人都很世故
故國很冷

2005-1-22 寄自泉州

■李斐

在超市，我是詩寫者

曾經有青蔥纖手的師奶們
給柿子梨子桃子左推右挑大翻身
青中斑黃木瓜既按且摩好陶醉
紅黑葡萄又捏又揸濕濕流
行到香蕉攤前撫吓撫吓真過癮
大娘是消費者臉孔金牌一副
百揀千選精明透頂的醒目樣
挾著市場價值看人兼觀世
這種狀況我睇慣睇熟好平常
常常斜目視而不看在超市
因為我是一個詩寫者
……
“丟妳老母死八婆，劏咗又話唔要”
賣魚師傅粵語國罵罵盡男女性器官
“你他媽的王八蛋龜兒子
阿拉要的是活的，不是死的”
大嬸左手叉腰右手戟指誰說是弱者
“要唔要都要俾錢，妳個死丫”
啪的一聲賣魚師傅胸口中了招
“不要就是不要，還給你去送葬”
一股魚腥味水花濺射我鼻尖
賣魚師傅虎跳溪澗撲過來
也是啪的一聲大嬸耳朵吃了一巴掌
禽吵獸吼人群擁來熱鬧了
……
警察先生掏出記事本問我情況現場
我聳肩擺手說是個聞而不聽詩寫者
當時正在構思飛上月亮月巖去
摘取桂樹柿子梨子挑子釀酒之絕句
“在紅與綠流淌瓊漿中與世紀同眠”
苦思在有水無水超現實的火星上
真空中飼養熱帶金魚下聯的聯句
正騎著前現代的瘋馬跨後現代騰空
警察先生說為什麼這世界
愈來愈多喪佬癲婆與戇居
可是相士說我手紋生來是個福壽相

2004 年 12 月 9 日紐約

■皓臻

整個冬季

我沒有怦然倒地——
整個夜晚　我一直都睡著
當他們敲打我的時候
我根本無法醒來　其實
我喜歡這般睡在一個枯敗的夢上
像一堆爛泥　很爛
然後再綻開溫暖的身體
整個漫長而又溫暖的冬季
我喜歡這樣飛　在夢裏飛
綻開了一對心　一對饑餓的翅膀
我喜歡這樣低低地飛過祖國
像一隻三月的燕子

電線杆

它們在打擊我
這永遠不死的雷電
像一杆針
延緩著我生命的痛
我沒有徹底接收
而一個時代的快樂——
一群青年苟活著的尊嚴
在那碗跟藥湯似的天空裏
他們則完全擁有
甚至幾百年不動 不起波瀾
就像該死的都死了
該活的還是那般活
那般在碌碌無為的世界裏
盲目地衝動和勃起

2004 年寄自浙江

■吳兵

沼澤

身陷寂寥的沼澤
膝蓋以上與那些草本植物一樣
脆弱，憐惜。膝蓋以下在喊叫
自己聽見
“這不過是一次遊戲
放了我吧，我們已經融為一體”

秋天還沒來臨
腰以上作為天空的一部分
已顯得低矮
扭動的天空忽略了許多不曾忽略的
“要麼去飛
一個世界，在被最小的昆蟲重複”

祈禱

報童跑過來
我聞到一絲鹹腥
地震在幾小時前
已成舊聞
而耶路撒冷重複的槍聲
卻剛剛打破黎明

誰心神不定
眺望，在瓦礫中踮起腳尖
我念叨著：安靜！安靜！
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同時放上天平

俄羅斯

太空船把山體帶到太空
航空母艦將島嶼移入大海
然而，那些合金永遠冰冷
在茫茫雪原呼一口熱氣
啊列賓
你靈動的手指
又調動伏爾加河的油彩
阿赫瑪托娃
你一夜變白的頭髮
再次在愛情的披肩上鬈曲
《三套車》，揮之不去的憂傷
令我這個凍僵的人
慢慢醒來

2004 年寄自山東

■林忠成

世紀宣言

我們已跨進殺豬般的新世紀
邁著堅定的步伐朝向臭氣盈天的公廁
在前進的大道上，會遇上三陪女
會遇到床鋪不夠用的困難
但我們一定會克服少精症
按時舉辦國際短褲設計大賽
以優異的成績向人／民彙報

回顧往昔，我們感慨萬千
嚮往未來，我們屁慾大盛
是啊，誰能像我們這麼堅強
這麼執著，追起女人一往無前
誰能比我們更瞭解人類的蛔蟲史
夜晚，我們鏗鏘有力地敲擊
　光滑的大腿
白天，在辦公室酒氣熏天搖搖欲墜

中／國／人／民將緊密團結在
　磨牙症周圍
為把全／國／人／民的牙齒磨亮，
　磨尖而英勇奮鬥
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拉稀重任
我們一定要拉出水準，拉出美感，
　拉大聲音
歷史選擇了我們這一代人的肛門
（因為我們的比前人更大更亮更滑
　更有肉）
我們選擇歷史的粗糧，大腸桿菌
富強有力的屁股是我們立于
　民族之林的資本
是我們搶蹲世界公廁的有力武器

2004 年寄自福州

■高岸

淡紅的夕陽

如果花$1.25
能從百葉窗上
買到淡紅的夕陽
我寧可不去 Tim Horton
買這杯熱氣騰騰的咖啡

夕陽
有時不經意地到來
像遺忘的侍者送來的晚餐
當時鐘將人群
從大廳搬走
它已從明淨的窗玻璃
注入房間
玻璃
將它鮮紅的顏色調和
技巧的手
讓它從窗上開始傾斜
小心不讓它溢出

空氣中有葡萄酒的芳香
沁入我充滿灰塵的大腦
我的嘴巴乾燥
血液枯竭
血液在時間中
總是流失得太快
我的心臟
在人群的山頭上
來回蹦跳
疲憊不堪
我的一部分器官
已經用機器零件代替
我的思想
都用電腦儲存
感情的枯葉
已被昨夜的秋風捲走
胸膛的山谷
還有些火的灰燼

我需要一杯淡紅色的葡萄酒
在人群消失之後
獨自斟飲

8/18/2004

■黎杰

在春日與一場雪對視

搭上開往春日的列車
懷揣
一把季節的雙刃劍
躁動的芽苞
無情地裂開
讓冰困一冬的小手
伸出來
握住獵獵旌旗
去追逐
春日裏的一場雪

只要一腳踩上
春天的赤道
一場瑞雪便異顯珍貴
關於春與雪的對話
傾刻間
肆意流淌
雪花向六個方向
發出指令
傳送陣陣頌歌的資訊

其實春天與一場雪無關
倒是突如其來的
倒春寒
緊握每個人的熱愛

抬頭望天
天與地的接觸
激烈而又純粹
沿著季節之坡走下去
迎面就是等待

2004-2-3 寄自四川

■朱楓

一隻蝴蝶在我的手上跳舞

一隻蝴蝶
翩然落在我的手上

這是在一座叫楊岐山的地方
一朵金色的蛺蝶
把我當成了一株樹木

它就在我的手上
做著各種舞蹈動作
以夢的
輕靈優雅

近處佛寺的誦經聲
飄浮天籟的伴奏
它麻癢的細足
像菩提樹風中的撫摸

它飛起又飛落
作為一株樹
我在它的翼翅裏
舞動天地的歡樂

大雁橫過秋空

香煙繚繞
經聲佛號

木魚噠噠地
靜

三千丈紅塵之上
天宇
一個人字橫過

雁過留空

2004 年寄自山西

■姚園

寫給父親的情書

父親，此時西雅圖的雨
打在屋頂　像冷漠的笑
想起你說的晴帶雨傘
想起你在校門口
撐著一把綠色的傘
懷裡暖著我最愛的花卷
雨便在我眼眶裡飄落

父親啊，何時何地是
我漂泊的終點？
我不知道在哪個
夢醒時分
追隨天空的浮雲
我都將你懷在
我孤獨的心裡
一同踏上迢迢的行程
分享我甜蜜的憂愁

只是父親你近來的身體
讓我輾轉難眠
而我又不能像小時候
常常挽著你的手　漫步
常常撒嬌　說蚊子
叮痛了我
我唯有加大油門
向前　向前

父親在遙遙的故鄉
默默地評判我旅途的分數
父親啊　將最高分與最低分
去掉吧　我只想做你的小女兒
看你雕刻　看算盤
在你手中如何跑步
聽你哼著京戲
將藍色的蝴蝶結繫在我的頭頂

你說：“去吧，孩子
父親永遠是你可靠的肩膀”
是啊　縱使今天病魔使你
憔悴不堪　使你步履維艱
你依然不低頭服老
我等著你　親愛的父親
與你在月下跳一曲
酒醉的探戈
等著你　如草原上的雄鷹
向我飛奔而來

2004 年寄自西雅圖

■綠音

心跳

醉臥海底
失去呼吸的心
長成貝殼
色彩斑斕

我以一種奇妙的聲音
發出呼喚
等待你的帆船經過
將我拾起
放在你蔚藍的窗前

我們以心跳的速度相遇
尋覓最初的感動
和黑眼睛中
最真的一片亮光

任汩汩的長江流去
黃河流去
夢中的小溪流去
今夜我在你掌中
不說前生
也不問來世

彷彿從來沒有這樣愛過
整個冬天
我把纖細的雙臂
倚在夜的欄杆上
任你以百合的暗香
漸漸地
包圍我

2004 年寄自羅德島

■郭密林

微型詩 11 首

初　戀

少女的眼是春得不能再春了
我小心翼翼
生怕被她剝光

啞　泉

雨打碧荷的那方水塘
藕花兒開得正靚
水味的蓮就這麼水著

白　鴿

呼！一巴掌的雲
三月的陽光的葉子
坐滿枝頭

公園一景

洞簫的洞裏
有一隻藍孔雀
開屏

老牛喝水

喝著喝著
喝到自己的眼淚
淚裏，有辛酸的鹹

蟬

忍不住熱呀
躲在樹葉的背影
嘶著喉嚨　哭

也是一種風景

暴風雨來了、來了！
好大一棵樹“啪”地一聲說倒了就倒了
草們一邊手舞足蹈

初　夜

羞澀的臉紅
紅在
夕陽後

後　窗

三月的黑色的燕子一句
一句，斜進雨後的
山霧中

咖啡的夜

吹一朵花型的花
花成一朵
梅毒

峽　谷

誰把一帶水聲扔過山去
扔過去，群山的傷口
流出白色的血來

2004 年寄自湖南

■蔡忠

拍

雙手
不分晝夜
一直不停地
在馬的屁股上
拍
拍
拍

一切只為了
加速到達自己的
目的地

2004 年寄自越南

■心水

歲　月

嬰兒們哭鬧歡笑混過去後
在無從感知的醒睡裏
難分日與夜糾纏
是成長的必要因素

年青人爭分奪秒
眼睛不由自主的瞄準
千奇百怪的種種計時器
秒秒分分還是滴答著流走

踏入萬事哀的更年期
總有這樣那樣不順遂的心事
紅杏浮躁要翻出牆外
想狠狠再抓回逝去的激情

耆老耄耋的壽星公婆
嘻嘻哈哈細算著贏到的時光
一天的存活有如
葉子漫長的一秋

無法掌控的日子像輕霧般
把雪白的色素悄悄潑落頭上
照鏡始見兩鬢竟已顯現
歲月殘酷的足跡

時間無影無蹤無色聲香味觸法
處處隱藏又無所不在的光陰啊

2004 年 12 月 7 日於
墨爾本無相齋

★★★ 李雯娟詩畫展② ★★★

給

夜深了，想寫一首詩給你
而我已忘記了你的面孔
所留下的，只是一些殘
和兩個城市間無法濃縮的距離

想寫一首詩給你，只是因為你的陌生
因為一個名字對於另一個人
對於一
像兩棵樹，在不同的地方接受陽光
或者接受一些人的傷害，語言以及刀子

想寫一首詩給你，使文字能夠融入
　到黑暗中
使夜慢慢沉下來
一些蒼白的額頭抵近窗戶
有些名字我們都很熟悉
像我們的聯繫，只是基於別人的往事

想寫一首詩時，都不知說什麼
一個人一坐下來，房間變得更加空曠
自己和自己說話，說一些秘密以及心事
以及對一個人的記憶，像紙一樣薄
卻像刀片般鋒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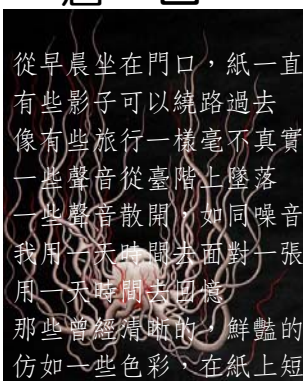
霧落的時候

霧落的時候
沒有聲音
樹在路邊孤獨地站著
望著另一棵樹
霧落的時候
世界這樣平靜
站了幾個世紀的墓碑
還這樣站著
沒有人在這時死去
沒有人在這時誕生
霧落的時候
沉睡的生命都沒有醒來
石頭擠壓著石頭
寒冷擠壓著寒冷
樹就這樣站著
像它們死去時一樣
霧落的時候
這裏什麼都沒有發生
墓穴暢開著它的腹腔
冬眠的衣服躺在那裏
像上個世紀一樣地躺在那裏
霧落的時候
水都停了下來
霧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
那麼蒼白

子　夜

你知道嗎，我已穿過了整座城市
那時是子夜，街道開始暗下去
所有的汽車都不再停下，它們在
　離開地面一米的地方飄過
那裏沒有司機，只有幾個乘客，
　有的乘客是死的，面孔慘白
我追著一輛汽車跑過三條大街，
　因為我看到你在裏面
你的後背鮮紅，有個嬰兒躲在座位下
他說：“看，看”
那輛車的車燈明亮，那些光有著
　刺耳的聲音
那個嬰兒沒有眼睛，你坐在車尾，
　衣服浮在空中
那輛車的車頭在笑，牙齒森白
那輛車的車尾讓我想起母親，充滿
　痛楚與悲傷
她一直在說昨天的天氣，然後
　一個人離開，將我留在陰影中
我用盡力氣追逐，呼吸變得短促
我的左眼在中途掉落，卻沒有時間撿
起
那輛車在第九條街上飛入空中，
　它的車廂已經變暗
車窗綻放出紅色的鮮花
而它的花蕊像刀鋒，一些顱骨被
　切開，聲音墜落
它們只說一個字“喂，喂，喂”
我停在了第九條大街，留在了一個
　數字中
天空黑得讓人絕望，我知道月亮
　在那節車廂內
在一個蒼白的小腹裏，被水淹沒
你知道嗎，我已穿過了整座城市，
　迷失了一切
在黑暗中有些人開始出現，他們的
　牙齒鋒利，目光冰冷
他們站在路邊，出售刀子
每個人都可以隨意地購買，只要
　願意，就可以留下來加入他們
他們不說話，他們只有一隻眼睛
我穿過城市，卻無法穿越人群
這時是子夜，我站在路邊的人群中
我殺死了一個嬰兒，使他變成
　刀子，我留下了一聲慘叫
我將它掛在刀尖上
我對著所有路過的汽車說：
　“喂，喂，喂”

蒼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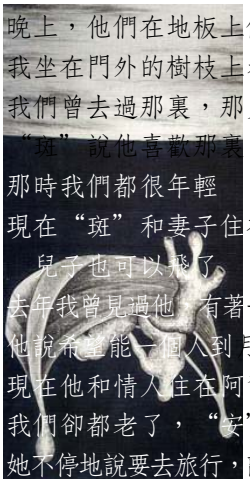


從早晨坐在門口，紙一直是白的
有些影子可以繞路過去　有些影子
像有些旅行一樣毫不真實
一些聲音從臺階上墜落
一些聲音散開，如同噪音
我用一天時間去面對一張白紙
用一天時間去回憶
那些曾經清晰的，鮮豔的面孔
仿如一些色彩，在紙上短暫的浮現
　有些人
拿著厚厚的面具兜售
有些人像一些影子，若隱若現
從中午開始，時間可以過的更加緩慢
一個人便可以慢慢陷入到陽光中
如同玻璃在水中彎曲
便可以忘掉那些要做的，可有
　可無的事情
可以讓紙一直白著
似乎夜晚從來就沒有出現過
可以一直這樣，使一天變得更加安靜
使一些影子慢慢走近
近到可以看清面孔
有些聲音就會在紙上浮現出來
像水，只是緩緩地流動
像一個人用一天時間坐在這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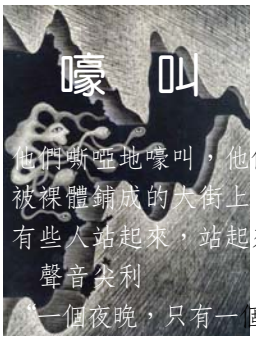
蒼白得如同整個下午

斯卡斯

在斯卡斯，我度過了我的一生
其實我一直沒對你說，那顆樹在不停地長高
天空在早晨垂下來，像幕布，在夜晚升起
我們在樹枝間建造房屋，用完整個夏天
你在冬天離開，飛上一個季節，到另一座城市
那裏春天剛剛開始，你可以在酒吧裏喝酒，聊天
說我們的過去，和那座頹廢的城市
然後，和情人在地鐵中做愛，將翅膀放在旁邊
有時我可以夢到你們，柔軟地浮在空中
但你的身體卻在融化，變得透明，被地鐵穿過
我知道那是一座充滿陽光的城市，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飛行
或者在黃昏時將翅膀出租
使它可以帶著另一個人的身體進入夜空，像鳥
而我已好多年沒去過那裏了，甚至已忘記了那裏的街道
整個冬天我都留在這裏修補房屋，有時會接待路過的烏鴉
它們用自己的語言不停地爭吵，我坐在旁邊
陪它們度過整個晚上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告訴你這棵樹的事情
現在它離地面越來越遠，下面的城市已快看不到了
而我的翅膀就留在那裏，你回來時或許可以看到
在這棵樹的下面
我曾夢到它被人連走，放在櫥窗中展示，售價只是一句咒語
但路過的烏告訴我它還在那裏，可已經腐爛
我整個冬天都在悲傷，不是因為翅膀，而是因為你的離開
有只烏鴉告訴我你的情人是一隻鳥，有著暗紅的羽毛和
　機警的眼睛
它叫“綠色的眉毛”，和你住在車站的鐘樓上
你們曾在空中旅行，將我的往事賣給一個天使
他上個星期來過　　嘲笑了我整個晚上
我是在早晨趕走他的，他　　砸碎了所有玻璃
然後偷走了我的一隻眼睛，我一直將它藏在花盆裏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看到，並重新放回我的面頰
可天使卻拿走了它，說用它可以換一頓晚餐
我沒有翅膀無法追上他，他在門外說三天後再來
我現在只剩下了一隻眼睛，只能看到右邊的東西
我開始不停地修補房屋，“斑”帶來了所有玻璃
它飛得很吃力，說這棵樹再長一個季節就沒有人能
　到這裏來了
我告訴了他那個天使和被搶走的眼睛
他只是坐在那裏聽，不停地喝水
第二天，“斑”和妻子帶來了酒，我們開始盡情地喝



晚上，他們在地板上做愛
我坐在門外的樹枝上看月亮
我們曾去過那裏，那兒很寒冷，沒有一個人
“斑”說他喜歡那裏，可以一個人生活，遠離人群
那時我們都很年輕
現在“斑”和妻子住在這座城市最繁華的街道上，
　兒子也可以飛了
去年我曾見過他，有著一頭紅髮，和小時的“斑”一樣
他說希望能一個人到月亮上去居住，我笑了一個下午
現在他和情人住在阿爾巴，擁有三家商店
我們卻都老了，“安”是上個月死的
她不停地說要去旅行，離開這裏，那時只有“斑”在旁邊
　　早餐
第三天“斑”才告訴我說，“安”去旅行了
然後我們開始笑
從那兒以後我開始節食，樹卻長得越來越快
我已有一個月沒吃食物了
“斑”剛才說他也要去旅行，他妻子開始罵他，他卻哭了
他喝了很多酒
我說等他去旅行的時候可以將我的翅膀帶給你，
　還有一個笑話
他的妻子怒極了，威脅說要將她的翅膀扔下去，
　讓“斑”背她回家
我們就都開始笑，很瘋狂
我想這時你可能正在那座城市中逛街或喝酒，
　當然，還有你的鳥
而我卻沒有告訴你這棵樹的生長，你將再也無法回到這裏
很奇怪，我坐在這裏，像樹枝一樣
我覺得在和它們一起生長，在整個晚上



他們嘶啞地嚎叫，他們的聲音開始變得粉紅
被裸體鋪成的大街上，名字丟得到處都是
有些人站起來，站起來的都是死的，他們說話，
　聲音尖利
“一個夜晚，只有一個夜晚”街角處的鐘大聲地喊
　　泛白的牙膏般的肢體
面具撕裂面頰，牙齒無限地長下去
一棵樹開始與另一棵交談，討論關於砍伐的細節
關於謀殺，以及火的陰謀
斧子躺在臥室中，嬰兒在木柄下睡覺
他們陷入對方的身體，頭在腳邊，指甲變得尖利
但斧子醒著，刀刃裏燈火通明

金屬起源於記憶，冰冷、鋒利、拒絕、冷漠
斧子於深夜離開房間，鐘聲響得刺耳
聲音被切碎，一些聲音說：“肉體含有沙子，
　眼睛擺動得太快”
語言的含義令人迷惑
夢在門口被剖開，內臟是紫色的
它們開始變得快樂，聲音嘶啞，它們跳過大街
大街已清空了，裸體被壓成路面，面孔進入石頭
它們大聲地詛咒，聲音充滿痛楚
一些人在路邊被栽下去，頭在底下
他們仍然在聊天，一個在說他的妻子，一個在說父親
樹站在旁邊，講述一個笑話
有著色情和血腥的笑話，只有斧子在笑
它經過兩個嬰兒的夢來到這裏，在人群後面
用一條謎語把整個世界扭曲
有一個人在床上，他一半是金屬，另一半在謎底中
他說樹在講笑話，那時斧子剛剛離開
“一個夜晚，只有一個夜晚”街角的鐘在喊
大街上的斧子瘋了，聲音掉得到處都是
它們跳起來，狠狠地撕裂對方
而一些人在嚎叫，他們是誰，聲音裏嬰兒爬得到處都是
一些人頭朝下站在路邊，樹說他們是真實的
那時斧子聽完笑話，剛剛站起來
所有的房間都關閉了門窗，斧子瘋了，翻滚過整條大街
它的頭是金屬的，身體是木頭的
住在它頭中的兩個嬰兒是紅色的，他們正醒過來
他們嘶啞地嚎叫
他們說這不是謎底，只是一個笑話，每個人
　都可以走進來
這時一些人已折斷了自己，這時所有人都在笑
這時街上只剩下了兩棵樹
一棵是男的，另一棵是女的
他們不停地嚎叫，站直身子的斧子說
他們只是嚎叫

生命的延展，裂變和互通

——讀李雲楓的黑白畫

◎屠岸

上帝——造物主，創造生命，創造萬物。動物有生命，植物有生命，礦物和一切非生物也有生命。雖然，那是另一種形態的生命。宇宙學家說，“大爆炸”輻射出無數個恒星和行星；地質學家說，寒武紀“大爆炸”引發了複雜的生命。無論是宇宙學家，還是地質學家，都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也無法證明上帝的不存在。但是，沒有任何人能證明造物主的不存在。正是祂，創造了一切生物和非生物的生命。

仿生學 Bionics 這個名詞來源於希臘文 Bion，其含意是生命的單位，或獨立單一的有機體。仿生學所研究和模擬的是自然界生物各種各樣的特異質地和本領，如生物本身的特殊結構，各種器官的功能，體內的物理和化學過程，能量的供給，資訊的加工，記憶的傳遞等，以便將這些優異的性能移植到科學技術中去。有一種藝術與仿生學有某種類似，即分析生物的功能，解構生物的組織。它的目的是發現生命的奧秘。

李雲楓是一位青年畫家，他與我建立忘年交已有十年歷史。在這個長的過程中，我觀察他繪畫發展的歷程。他的繪畫作品〈往生煙痕〉掛在我書房的牆上已有多年。他探索過人的靈魂的過去和未來。他筆下的荷葉包圍月亮，月亮裹住荷花，成為一隻眼睛：靈魂的窗戶。它依傍著過去，凝視著未來。近年來，雲楓的畫風又有新的變化，他用畫筆分析生物的功能，解構生物的組織。在他的畫筆下，動物和植物是相生相剋的，人和生物是相互轉化的。人是萬物之靈，但人也是萬物中的一種。人的脖頸上長的可以是頭，也可以是花。從根須或根塊上延展的可以是芽葉，也可以是肢體。人和植物一樣，永遠離不開土壤，永遠離不開空氣。雲楓筆下的花，從憑藉月亮的護佑轉為被黑浪所簇擁，而黑浪是一種語言，一種音波；花朵在黑浪的噴湧中爆發為靈魂的吶喊。從這些畫面，我看到了雲楓的大痛苦，也看到了他的大歡喜。雲楓在這種大痛苦和大歡喜中不斷奔逸，求得釋放。

雲楓的近作大都為黑白畫。是黑白的工筆劃，但從構思上看，又是大寫意。黑白是彩色所難以替代的。但是，把赤橙黃綠青藍紫各色顏料混合起來，攪和起來，便是黑色。把赤橙黃綠青藍紫各色塗在轉盤上一轉，便成白色。白熾的太陽光經過棱鏡便分析成赤橙黃綠青藍紫。國畫家作水墨畫，說：墨分五色。雲楓的黑白畫，企圖窮盡宇宙生命顏色的千變萬化。事實上，世界無非乾和坤，陰和陽，日和夜，生與死，正與負。黑與白正如太極圖的兩極，它代表了上帝和撒旦，神與魔，男與女，新與舊…囊括了世間萬物，又釋放出世間萬物。板塊，線條，直線，曲線，顯示或勾勒出有機生命和無機生命的千姿萬態，一切生命的延續和終結、靜止和顫動、沉默和呼號。雲楓透過自己靈魂的窗戶，放眼觀察萬類生命的恒定與變異，企圖通過畫筆來闡釋生命的延展、裂變和互通，以破譯生命所依附的靈魂的密碼。

雲楓為此而創造的一系列圖像，給人的一種顫慄的美，那是一種美的震憾。對於夢魘的形象轉換，我首肯；有些，我非常喜歡，但不是每一幅都喜歡。肢體斷裂和肌膚破損的透視，以犧牲優美為代價，達到增加視覺的爆破式強烈刺激的效果，造成心靈的悸動。它隨之而引起的是對生命和生命所依附的靈魂之夢幻般的思考，但這裏放逐了溫柔與和諧。

對於雲楓為探索而作的一切努力，我予以尊重。雲楓為追求而承受的痛苦與折磨，我理解。允許探求，允許創新，允許踏進前人未曾踏進的境地，這是我們應該遵循的準則（也許不僅僅是允許，還應是鼓勵）。但還要加上兩個允許：允許受挫折，允許再前進，而且攀上更高的階梯。

美國散文詩系列①

◎秋原 譯

羅素．艾德森（Russell Edson）1935年生於美國康州。目前仍與太太法蘭絲住在康州。除極少數的戲劇與小說外，從六十年代開始，詩人便一直創作當時不受重視的散文詩，幾十年如一日，樂此不疲，並自謔為“散文詩小先生”。今天散文詩在美國詩壇的地位日漸提高，創作散文詩的詩人也不斷增加，更逐漸成為風氣。艾德森也被認為是最具影響力的前衛散文詩人之一。艾氏已出版的詩集計有：《就是那回事》(1964)、《一個人能看到的》(1969)、《一個騎師的童年》(1973)、《蚌劇院》(1973)、《直覺之旅》(1976)、《衣櫥人永不傷心的原因》(1977)、《受傷的早餐》(1985)、《滴答》(1992)、《隧道》(1994)以及《痛楚的鏡》(2001)等。

艾德森的詩大多是寓言式，富戲劇性，具有較強的敘述性的反詩風格。詩的取材大多是日常生活的事物等……然而以豐富獨特的想像力，超現實主義手法、立體派的多層次描繪、寓意甚深的隱喻與反諷、濃縮得有時不符合文法的言語、透過幽默甚至無稽的情節、詭祕的氣氛……詩人創造出一個邏輯紛亂，夢魘似的甚至荒謬的世界，它們完全迥異於我們既有經驗的世界。讀艾德森的詩猶如觀賞一幕幕荒謬劇，貌似平淡實則令人震撼，詩中充滿點智與發人深省的內涵，也具有高度的創作藝術與美學價值。

石頭是不屬於任何人的

一個人伏擊了一塊石頭。把它抓起來，把它囚禁。把它關在一間暗室裡然後一輩子看守它。

他母親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它被俘擄了，被囚禁了。

瞧，石頭睡著了，她說，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院子裡。永恆和石頭是母親和女兒，只有你在變老。石頭只不過在睡覺吧。

但是我把它抓起來，娘，我征服了它，它是屬於我的，他說。

石頭是不屬於任何人的，甚至不屬於它自己。你才是被征服的；你對囚犯太著意了，其實你才是囚犯，因為你不敢到外邊去，她說。

好了，好了，算我害怕，因為你從來不愛我，他說。

沒錯，因為你對我就像你對石頭一樣，她說。

秋

有一個人找到兩片樹葉走進屋裡拿起來對他的父母說他是一棵樹。

他們對他說到院子去吧不要長在客廳裡你的根說不定把地毯也弄壞。

他說我只是開玩笑吧我不是一棵樹跟著他把樹葉扔了。

他的父母卻說看那是秋。

古玩店

有一個人要買古玩店裡的一個老頭：那老頭賣多少錢？

承蒙您看得起，但是因為我還年輕，所以還沒打算賣出去，老人微笑站在擺著古董肚臍的櫃檯後面。

那件生理垃圾又是多少錢？

一個人的垃圾有時候是另一個人的寶貝，老人微笑額上戴了一個像第三隻眼的肚臍。

你老得該死了，那男人說，用一根木頭撐起來當稻草人倒算年輕。廢話少說，那老頭你到底要賣多少錢？

他還沒老到以真正的古董出售的時候呢，老人微笑這時候他把肚臍戴到耳垂上。

那麼，這肚臍究竟是什麼邪門？

啊，我正想辦法在身上找個適當的部位長一條新的臍帶。

長臍帶，你不是太老了吧。

我知道，老人微笑，那不是很過癮嗎?!

可怕的天使

在育嬰所裡一個母親沒法從搖籃裡抱起她的嬰兒。嬰兒已經變成木頭，它已變成搖籃的一部份。

做母親的，一邊哭叫，一邊奮身拔起一隻腳，大概想朝正門逃出去，她剛聽到她丈夫的車開進車道；卻動不了，地毯把她抓住了……

她丈夫，聽到她，他想趕過來，卻動不了，車門怎樣也打不開……

做妻子的，她不再叫喊了，她已經被地毯拉進去，變成它的一部份；一塊有一個奮身拔起一隻腳，想逃的女人形狀的地毯。

做丈夫的，他不再朝他妻子的方向掙扎了。他像熟睡一樣被吸在他車子的座位上；一個海棉襯墊的男人塑像。

在育嬰所裡變成木頭的嬰兒用木眼睛凝望落日最後的一抹紅光，而且從東面來的黑夜已開始加入屋的影子裡頭；黑夜從石窖裡昇起，從傢俱底下滲出，從地板的隙縫洩出……育嬰所的角落突然堆積起來的陰影彷彿就是某些早就在那裡的東西的出現……

睡

有一個人不曉得怎樣睡覺；每夜都無精打采地打瞌睡，不專業地睡覺。他愈睡對睡眠愈感到厭倦。

他也參攷過《睡眠手冊》，頂多只是讓他睡覺，還是教他愈睡愈感到厭倦同樣的睡眠。

他需要有一位睡眠師傅，用一條皮鞭和一張椅子，能夠在晚上對他嚴加管教，而且還要他跳過用汽油燃燒的火圈，一個能夠令一隻老虎坐在一張小凳上打呵欠的人……

詹士・塔得詩抄 James Tate (1943-)

◎秀陶 譯

麵　包

我喜歡好看的麵包。你情我願樂意的麵包。那種在飢餓的夢裡見到的麵包……

而我居然碰見了這樣的一塊麵包。我敲了一扇門（我常常這樣鍛練我的指節骨），然後一個大塊頭粉團似的女人（她帶著那種半生不熟的表情）走出來拿著挺大的一塊麵包。

我一口咬下去麵包便大叫起來……

嘔　吐

屋子在它的飯廳裡病了而且吐了起來。

做父親的大叫，飯廳吐了。

你還說，你的吃相，誰見到了不反胃才怪，做妻子的說。

咱們該怎辦？咱們該怎辦？他大叫。

當然要打電話給嘔吐醫生。

好吧，可是他除了吐以外啥也不幹。父親嘆氣說。

如果你是嘔吐醫生，你也吐。

可是，這不是已經吐夠了嗎？父親嘆氣。

嘔吐永遠是不夠的。

我真的讓別人那麼不舒服嗎，父親嘆氣。

那也不是，每個人生下來都會生病，不舒服。

生下來就會病？父親大聲說。

那還用說，你沒注意到每個人到最後都會死嗎？她說。

那飯廳會死嗎……？

……你的吃相夠別人生病了，她尖聲說。

都是我害得每個人大病……

不好意思，我想我要病了，她說。

啊嘔吐醫生在那裡？反正當他吐的時候，別人至少也知道是被達官貴人傳染的，做父親的尖聲說。

同樣的奶頭

有那末一天，我走在街上。戲院窗內的一張招貼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對畢挺的奶頭。天正中午，外面熱得要命。我說了一聲管他娘的，便花兩塊半進去了。在戲院正中霸了一個位子，幕開了：台上正中間還是那張招貼。我坐在那裡冒汗，最後決定算了便滾出去了。外面仍是中午，仍是熱得要命。

（1976）

銷　魂

“只要妳久久地坐著，又安靜又不動，妳就可能見到一隻那種藍色的羚羊。”我對可娜說。“只要能見到一隻藍羚羊，叫我作什麼我都肯。”她說。“我會脫掉衣服，躺在草地上一整天也不動。”“主意不錯。”我說“脫光衣服就更自然了。”頭天晚上我同可娜在圖書館見面時我告訴她關於藍羚羊的事，然後我們便約好了要去看它們。我們倆脫得光光地並排躺了幾個鐘頭。那是個漂亮的大晴天，微風吹得人癢癢的。最後可娜在我耳邊輕聲地說“天哪，我看到它們了，真是又細緻又優雅，就像是天使、矢車菊的天使一樣。”我望著可娜，看到她在消失，她變成它們中的一隻了。

（2000）

親人間的距離

丈夫死後，姐塔決定來個想了很久的面部拉皮手術。手術的半途，她的血壓下降，乃不得不停了下來。傷心的姐塔開車回家扣安全帶時肩膀脫臼了。回到醫院醫生又檢查出她的癌症已從肩膀手臂而蔓延到別的地方去了。接下來便作放射治療。而現在姐塔坐在她的化粧室內，頭髮掉光了，一直哭，一直哭。

我媽在電話中告訴我上面這些。

我說：“媽媽呀，姐塔是誰呀？”

媽媽說“姐塔就是我嘛，我這一輩子都叫做姐塔，光頭，愛哭。而你，兒呀，你也該了解我多些嘛。除了是你的媽而外就不能是別的什麼麼？”

但是，我說“媽呀，我病得都快要死了……”

（1989）

譯後

James Tate，1943 年出生於肯色司城，1991 年所出的詩選集得普立茲獎。1994 年得國家書獎。1997 年曾作美國最佳詩選（The Best American Poetry）之客座編輯。目前在大學教書。以上所選譯的三首散文詩味道還不錯。在美國散文詩中稱得上是佳作。

谷川俊太郎詩選

◎田原譯

五種情感

嫉　妒

我渴望成為王者
渴望征服你的疆域
和小河以及偏僻的角落
其實，我連一張地圖都不曾擁有
當我走在自以為熟悉的路上
卻突然看到從未見過的美麗牧場
我的身體彷彿凍的僵硬邁不開腳步
我寧願那廣袤的土地是一片沙漠
毋庸說征服
連這個探險我都無法完成
便迷失在你的森林裏
說不定將會倒在路邊死去
我渴望為我而歌的那首輓歌
除了我
不會傳入任何人的耳朵

後　悔

當時這樣就好了
只因有這種無用的假定
雖然想用語言銷毀過去
但眼前了無人蹤的海灘
閉上眼睛也不會消失
即使後悔得很出色
或把過去作為痛苦的教訓夢想未來
也是對你那天不可替代的
易碎的天真的背叛
反復湧來的波浪告訴我們
真正的重複一次也不會發生
如果像動物一樣沒有語言
可以天真地叫喊著忍耐
此刻孤寂的蔓延

羞　恥

欲遮掩羞恥
卻總是遮掩不住
於是，欲遮掩的羞恥
是你生命顫抖的中心
從映入別人眼簾的地方
你融化得無蹤無影
如此纖弱的心蕊
無論怎樣相愛
也無法分享
從停止遮掩時起
羞恥固執地變作化石
從蟄伏的瞳孔深處通往星空的道路
被更加粗暴的憤怒和悲哀的碎片
死死堵住

輕　蔑

映在你凝視的面頰上的表情
不停地微微搖動著迷惑我
即便你硬要給它取名
我也不相信這個稱呼
被命名的情感只是掩飾著它深處
　更深的
未被命名的情感
然而從你的眼神、從你的嘴唇
直射出的東西
還沒成為語言就傷害了我
我想向自己探尋
你內心鋒利的緣由
卻已經失去了勇氣
我只有像藍天下的一塊土坷垃
一動不能動地慢慢變成碎渣

憐　憫

誰能夠說得清
那些不足掛齒極其平常的事情
比如關於看孩子們嬉耍時
湧上心頭的東西
它不是湧現在你的內心
而是宇宙一樣從外面包圍你
儘管秋陽照射的一枚枯葉
很快腐爛和被人遺忘
但是它會無奈地觸及到
我們的眼睛、手掌和心靈
像藍天一樣被無限擁抱
我們是無言的嬰孩
只許將無力的雙手
伸向世間萬物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仝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馬克．斯特蘭德（Mark Strand）詩作

藍亭　譯

餘　物

我倒空我體內其他人的名字。
　我倒空自己的口袋。
我倒空我的鞋子，將它們留在路上。
夜間我將時鐘反調；
我打開家庭相冊，端看我的童顏。

這又有何用？時辰已經完成它們的工作。
我說出自己的名。我說著再會。
這些詞語相互追逐隨著風的去向。
我愛我的妻子卻把她送遠。

我的父母從他們的寶座起身
升入浮雲奶白色的屋子。我如何可以
　歌唱？
時間告訴我為何物。我改變而本我依舊。
我從體內倒空我的生活，而生活餘留。

The Remains

I empty myself of the names of others.
　I empty my pockets.
I empty my shoes and leave them beside the road.
At night I turn back the clocks;
I open the family album and look at myself as a boy.

What good does it do? The hours have done their job.
I say my own name. I say goodbye.
The words follow each other downwind.
I love my wife but send her away.

My parents rise out of their thrones
into the milky rooms of clouds. How can I sing?
Time tells me what I am. I change and I am the same.
I empty myself of my life and my life remains.

帕斯捷爾納克詩選②

◎陳殿興

雄　雞

雨不停地工作了整整一宿，
直到清晨仍在不停地加油。
淡紫色薄霧從屋頂上升起，
大地像一鍋稀粥直冒熱氣。

當綠草蘇醒，挺起身來，
當第一隻雄雞扯著嗓子喊起，
接著是第二隻，第三隻……
誰來對露珠表達我的驚喜？

雄雞翻遍了未來的年代，
對著黑暗逐個呼喚不歇，
他們預言變化即將到來，
對雨對大地對愛情對一切。

（1923 年）

雪原人跡

茫茫雪原，一行腳印
歪歪斜斜引向落日，
那是村裏的姑娘們
去鄰村在身後留下的。

就像從天上傾瀉的檸檬汁
斜暉直潑到冰窪和冰坑上，
宛如嬰兒擠在媽媽懷裏，
它緊抱著冰，閃閃發黃。

凝固在那裏像一個碩大的雞蛋
從破殼裏流出來淌了滿滿一地。
從上面滑過一副滑雪板，
留下了一道藍藍的痕跡。

月亮像薄餅在奶油裏
不斷地溜向一旁，
一輛雪橇向它追去，
可無論如何也追不上。

（1958 年）

出　名

出名決不是出人頭地。
這並不能讓人高看你。
不要急著去樹碑立傳，
精力應放在創作上面。

創作的目的是自我奉獻，
不是為炒作不是為稱讚。
嘩眾取寵實在可恥，
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在生活裏不應該自吹自擂，
應該處處老實，以誠待人。
還應當爭取普遍的愛戴，
而且要聽到未來的聲音。

自己的遭遇不應顧慮，
要勇於反映生活真實。
寫出的東西應當鮮明，
提要鉤玄，不差毫釐。

自己要甘心默默無聞，
匿影藏形，銷聲割跡。
像藏在濃密的大霧裏，
絲毫不露出你的蹤跡。

別人將跟著你前進，
緊緊踏著你的足跡，
你自己卻不要去計較
個人的一切成敗得失。

你應該時刻珍惜
自己的臉面，
要做一個活人，
而且要活得自然。

（1956 年）

詩意的棲居·無奈的追尋

——希尼的〈土地〉賞析

◎張舒敏

西默斯·希尼 1939 年出生於北愛爾蘭得里郡南部貝拉尼鎮的“莫斯布恩”農場，並在那裏渡過了快樂的童年時光。他從小就受著愛爾蘭語和英語兩個文化傳統和文學傳統的薰陶，從中汲取了大量的詩養料並為他後來的詩創作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 1966 年開始發表〈一個自然主義者之死〉以來，希尼發表了大量的詩創作和詩批評並於 1995 年以“既有優美的抒情、又有理論思考的深度，能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神奇的想像，並使歷史復活”的高度評價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希尼的詩生涯經歷了三個境界的衍變：一是 1969 年之前創作的寧靜淡遠的田園詩，代表詩集《一個自然主義者之死》；第二階段則是面對宗教對峙之下的內心衝突時期，從 1969 年捲入北愛爾蘭的宗教衝突和暴力事件之後的大約 20 年間，代表作有《北方》等詩集。第三階段是 1995 年獲獎之後出版的以《酒精水準儀》等作品為標誌，顯示出向恬靜淡泊的田園詩風之回歸，標誌著某種哲理思想的成熟。《土地》出版於 1971 年，正處於詩人詩風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嬗變的時期。因此，作為詩人詩風詩藝的轉變的連接點和紐帶，它必然兼具有詩人第一、二期的特點：詩作既延續了第一階段詩的鄉村田園生活的詩意描寫，充滿了濃郁的抒情氣息；又包孕著第二階段詩風詩藝的未來探索：詩作不再是多半以兒童的視角和眼光出發去打望世界，而是在正視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北愛爾蘭土地上的宗教衝突和血腥屠殺的情況下，在無奈的追尋中探詢生命的真諦。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詩作所具有的顯喻和隱喻兩層結構：表面上是詩人徜徉在大自然中感受美的和詩情盎然的田園生活，但實際在深層上卻隱喻了詩人在現實中的矛盾和困惑，並在孤獨中於大自然和鄉村生活中無奈的追尋。並且，縱觀全詩無一處提到現實而現實卻昂然於詩中，這正與中國傳統詩最高境界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詩技巧相暗合，充分的顯示了希尼詩技巧的成熟。

一、一首優美的田園牧歌

讀〈土地〉一詩，首先給我們感受最深刻的是詩中呈現出的那詩一般淡雅的田園生活和謎一樣美麗的大自然，使我們在濃郁的抒情氛圍裏感受人在景中，景寓人中的情景交融的和諧美。詩人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來寫他深切熱愛著的大自然和那片神奇的土地。詩的第一節寫出了詩人一個人徜徉在美麗的大自然中的美妙和獨享的舒服。詩一開頭，詩人就宣稱自己“已準備走向四野”，“土地”已經“組成我的習慣”。可見，土地已深入詩人的靈魂融入詩人的血液，成為了詩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因此，只有在土地和自然中，詩人的心靈才會激蕩，詩人的歌聲才會嘹亮；也只有在土地和自然中，詩人才不會感覺到世俗的誘惑和貪戀。所以，詩人早上起來，就聽到了那來自大自然和土地的呼喚，因此面對樹籬，整理一下心情，漫步走去。沿途所見，都是詩人所熱愛的一切：燈心草、大麻、古老低谷、播種的田地等等。面對此情此景，詩人的童心大發，順勢撿來一些農民犁地時從地裏扔出來的石頭，壘成一堆石標。回到大自然中的詩人此時如孩童一般自在和調皮，也許，是想重溫那無拘無束的童年生活的快樂吧？在第二節中，詩人自然的引出了在這樣的自然中生活著的人們和他們的生活：枝條、殘莖、農婦、稻草、燈心草條、茅屋、扇貝、兔子這些鄉間常見的意象被詩人在詩中熟練的運用。在靜寂的大自然中徜徉的詩人忽然被眼前的美麗景象驚呆了：道路兩旁枝條婆娑，地裏還有尚未清理完的殘莖，在一條旖旎的小道盡頭，有一位農婦正在堆著稻草，不遠處的還尚且濕潤的樹葉，飄動的燈心草條和掛在茅屋前的扇貝，還有那婦人胸前飄動著的精緻美麗的飾邊，稻草是那麼多，可見這是一個豐收的季節，旁邊還有一隻兔子飛快的跑過了……這是一副多麼美麗永恆的愛爾蘭鄉村牧歌圖！但詩人並未就此結束他的精神之旅，而是躺在草地上感受大自然和這土地的親切和舒適，詩的第三節就寫出了詩人在草地上聆聽那天籟之音的美妙：躺在地上，環境幽幽，靜寂環繞，周圍的大麻和車軸草在愛爾蘭的草地上自由自在的伸展著，在這樣一個“爆炸的空間”裏，詩人獨自“飄搖沉迷”于這自然和土地上，享受著這美好！

二、無奈的追尋

但是，希尼不是為田園牧歌而田園牧歌，他曾經這樣解釋過自己的寫作動機和目的：“我寫詩／是為了認識自己，讓黑暗發出回聲”。因此，如果我們純粹只將該詩的內涵解讀限定在詩人的一首鄉村田園的抒情牧歌和對大自然的深切喜愛來看，我們就會忽略掉詩人寄寓在詩中的深切內涵。所以，聯繫到這首詩的寫作背景來看，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在面對現實衝突時心靈無處可托的無奈的追尋。

如前所述，〈土地〉一詩發表於 1971 年。在六十年代，由於英國新教徒在北愛爾蘭大選中獲勝，開始變本加厲的歧視天主教徒，1969 年 4 月，竟發生二十萬天主教徒與員警搏鬥的事情。1972 年 1 月的“血腥星期日”則使衝突達到高潮。希尼親身經歷了這一切，他的詩觀念也發生了轉變：“從那一刻起，詩的問題便從簡單的獲取令人滿意的文字圖像轉向尋求表現我們苦難的意象和象徵”。〈土地〉正是詩人在面對這一切的無可避免和無法解決的問題面前的產物。而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現象是

：詩人在 1971 年發表的〈土地〉一詩，其時並沒有獲得像初期的詩作如〈一個自然主義者之死〉、〈通向黑暗之門〉等的好評。但是，在時隔幾十年後，詩人卻又把它選出來，並放在《Opening Ground: Poems 1966——1996，1998》這個詩選集中，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對這首詩的情有獨鐘和該詩對他的獨特價值。那麼，究竟在這首詩裏寄寓著什麼以至讓詩人如此的難以忘懷呢？

詩人開篇就寫出“我不停跨越，溝溝坎坎”，這裏，詩人所跨越的不僅僅是大自然的溝壑，還有人生社會現實的風風雨雨，即在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和英國新教徒的宗教矛盾下的流血衝突中詩人痛苦的靈魂撕裂和人生抉擇，在這社會的動盪飄搖中，象徵著大自然的安靜、平和的“燈心草和大麻”也已經“流離散亂”了。但是，在無情的社會現實擠壓面前的詩人並沒有放棄自己探索的步伐和前進的勇氣：“我開出坦途”，“在偏遠田野踽踽而行”，表現了詩人在宗教衝突之下獨自摸索思考對困境的解決辦法的無奈找尋。緊接著詩人又解釋來到自然和土地上尋找的原因。他說“土地組成我的習慣／以至我不再感覺／饑餓和貪戀／我已準備走向四野”，意即是只有在這片土地和大自然中徜徉和徘徊，詩人才能獲得片刻的安寧和平靜，而暫時忘記了在俗世的宗教衝突下的詩人感受到的“饑餓和貪戀”。第二節的鄉村農家景色和農婦風情的美妙圖畫的確打動人心，似乎詩人已經完全忘記了現實的喧囂和困擾。但是，如果我們稍稍與詩人寫作的社會現實環境相對比就不難發現詩人的良苦用心：這詩一般畫一樣美妙平和的鄉村生活相對的卻是充滿暴力血腥和殘酷殺戮的社會現實，從中我們更加感受到詩人心中的隱痛和無奈。但是，詩人對此又無可奈何，他來到大自然中，本來就是來尋求內心的平靜和安寧的，因此當他暫且試圖忘記現實享受靈魂這難得的片刻安寧時，詩人內心卻充滿了對正處於苦難之中的同胞的愧疚和歉意，：“不必驚奇／在這爆炸的空間／發現自己飄搖沉迷／一隻敏銳可導的耳環”，這既是對自己忘卻同胞苦難原因的解釋，因為如此良辰美景，詩人的無奈的追想至此方有一絲安慰，但詩人卻又無法擺脫愧疚之意，所以這實際也是他的一種自我辯護。至此，我們可以看出詩人的高超的詩寫作技巧和成熟的詩藝特徵，雖然全詩無一處提到現實，但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卻發現現實無處不在：第一節正是詩人對紛擾現實的厭倦和無奈才“踽踽獨行”于大自然，希冀著大自然中獲得安慰以忘卻現實，第二節那一幅悠長的田園牧歌圖和美妙的自然風景畫正是對動盪現實的對照，第三節詩人點出題眼：“不必驚奇／在這爆炸的空間／發現自己飄搖沉迷／一隻敏銳可導的耳環”，這“爆炸的空間”，就是對現實的直接而又曲折的批判。

所以，也許正是由於“既有優美的抒情、又有理論思考的深度”，才使《土地》一詩在不被眾多研究者重視的情況下，被希尼自己重新“發掘”出來，選在自己最新選集《開墾的土地： 1966-1996 詩選》中來標示自己的詩藝術成就吧？

2005 年寄自重慶

附：希尼的《 land 》一詩及其翻譯：

Land

1

I stepped it， perch by perch。
Unbraiding rushes and grass
I opened my right-of-way
through old bottoms and sowed-out ground
and gathered stones off ploughing
to raise a small cairn。
Cleaned out the drains， faced the hedges，
often got up at dawn
to walk the outlying fields。

I composed habits for those acres
so that my last look would be
neither gluttonous nor starved。
I was ready to go anywhere。

2

This is in place of what I would leave，
plaited and branchy，
on a long slope of stubble ：
a woman of old wet leaves，
rush-bands and thatcher’s scallops，
stooked loosely，her breasts an open-work
of new straw and harvest bows。
Gazing out past
the shifting hares。

3

I sense the pads
unfurling under grass and clover ：
if I lie with my ear
in this loop of silence

long enough, thigh-bone
and shoulder against the phantom ground，

I expect to pick up
A small drumming

and must not be surprised
in bursting air
to find myself snared，swinging
an ear-ring of sharp wire。

大地

1

我不停跨越，溝溝坎坎
燈心草和大麻流離散亂
我開出坦途
穿越古老低谷和種好的地面
撿來犁地時丟開的石頭
壘成一堆石標和紀念
面對樹籬，清理身心
拂曉動身
在偏遠田野踽踽而行

土地組成我的習慣
以至我不再感覺
饑餓和貪戀
我已準備走向四野

2

我流連忘返駐足不前
枝條婆娑髮辮一般
殘莖茬茬斜坡綿綿：
有位婦人，身處濕潤的樹葉之間
燈心草條和茅屋主人的扇貝
稻束松堆，她胸前那美麗精緻的飾邊

新禾橫陳，豐收沉甸
急目凝望
脫兔如電

3

我感覺毯墊
在大麻和車軸草下伸展：
彷彿我貼著耳朵
靜寂環繞

腿長肩展
環境幽幽

詩的音樂意境簡論

◎錢志富

一、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一種詩傳統不珍視詩的音樂意境

中國古代詩有持續不斷地珍視並創造音樂意境的悠久傳統。中國古代判斷是否是詩有一個標準，就是看其能否弦誦或歌唱。焦理堂《雕菰集》卷十四〈與歐陽制美論詩書〉裏說：“不能已於言，而言之又不能盡，非弦誦不能通志達情。可見不能弦誦者，即非詩。周、秦、漢、魏以來，至於少陵、香山，體格雖殊，不乖此旨。”其實，不僅中國，世界各國也幾乎沒有一種詩傳統不珍視詩的音樂意境。中國古典的詩詞曲集音樂意境之大成，從詩經開始形成了偉大的創造音樂意境的傳統，中國古典詩人講求詩的神韻和格調，要求詩必須有節奏和韻律。中國古人把格律稱為作詩規律，要求詩的創作“捶字堅而不移，結句凝而不滯。”（劉勰語）。詩作必須要能歌能唱，能吟能舞。人們稱《詩經》是“歌詩三百，誦詩三百，舞詩三百”。沒有音樂意境的詩不能算詩。翻開中國古代詩史，你會發現，講求音樂，注重格律，追求詩的音樂意境創造，幾乎是每位詩人的終身職責。杜甫曾謂：“晚節漸於詩律細，新詩改罷自長吟。”中國古代詩史是一條格律詩的藝術長河，中國古詩有著輝煌的藝術成就，是世界藝術寶庫中的文化瑰寶。西方詩人也注重詩的音樂意境的創造。十四行詩有鮮明和諧的節奏和自然有序的韻式，格律十分嚴謹，被稱為“甜蜜的詩體”。到了浪漫主義運動即歐洲抒情詩發展到頂峰的時期，抒情詩人更注重營造詩的音樂意境。黑格爾曾說：“詩則絕對要有音節和韻，因為音節和韻是詩的原始的唯一愉悅感官的芬芳氣息，甚至比所謂富於意象的富麗詞藻還更重要。”詩人們尤其注重韻的使用。“在各種詩中，抒情詩由於所表現的是主體的內心生活，最傾向於用韻，使語言本身變成一種感情的音樂和諧和對稱的音律。這種音律是和‘心聲’對應的。”[1]十九世紀下半葉以降的歐洲，興起了象徵主義、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等各種文學運動，每種運動都形成了各自的流派。最典型的是純詩運動，主張用各種手段從詩中剔除非詩因素，逐漸純化詩，尤其主張無意義語言，晦澀難解的形式，可從未有人主張把音節和韻的因素給剔掉，相反還極為主張詩的“純聲效應”，把詩同音樂完全等同起來。被譽為“詩壇上的帕格尼尼”的俄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的象徵主義詩人巴爾蒙特認為自己就是“為甜蜜的音響和祈禱”而誕生的。他把詩當成文字的音樂，追求詩中華麗詭譎的音樂性所帶來的魔幻效果。在那兒，音樂高於一切。除抒情詩以外，敍事詩、劇詩、諷刺詩、散文詩等詩品種也追求音節和韻帶來的音樂效果，創造出芬芳撲鼻的音樂意境。敍事詩是除抒情詩以外的最重要的詩品種，幾乎每一民族都有自己不同時代的偉大的敍事詩傳世之作。這些敍事詩有鮮明和諧的節奏和自然有序的韻式，可以傳唱。敍事詩不是對事件的敍述，而是對事件的歌唱。俄國詩人勃洛古勃曾說他的寫作：“我截取一段粗野而貧窮的生活，但是我從中創造出了甜蜜的故事，因為我——是詩人。”“甜蜜的故事”來源於音樂意境，沒有節奏和韻律，詩就成了乾枯的水果，失去甜蜜的滋味和芬芳的氣息。劇詩、諷刺詩、散文詩都有鮮明的和諧的節奏、自然有序的韻式，保持詩的音韻意境。

讀者也許會問世界各國為什麼幾乎沒有一種詩傳統不珍視詩的音樂意境呢？其原由還得從詩的起源上說起。朱光潛在他的《詩論》中論證了“詩歌與音樂、舞蹈同源”的問題。他寫到：“原始人類既唱歌又跳舞，既跳舞就必唱歌。所以博托庫多（Botocudo）民族表示歌舞只有一個字 。近代歐洲 ballad 一字也兼含歌、舞二義。抒情詩則沿希臘文 lyric，原義是說彈豎琴時所唱的歌。依阮元說，《詩經》的《頌》原訓‘舞容’。頌詩是歌舞的混合，痕跡也很顯然。惠周惕也說‘《風》、《雅》、《頌》以音別’。漢魏《樂府》有〈鼓吹〉、〈橫吹〉、〈情商〉等名，都是以樂調名詩篇。這些事實都證明詩、音樂、舞蹈在中國古代原來也是一種混合的藝術。”[2]朱光潛繼而分析了詩、樂、舞三種藝術形式的分離，他說：“這三個成分中分立最早的大概是舞蹈。《詩經》的詩大半都有樂，但有舞的除《頌》之外似不多。《頌》的舞已經過朝廷樂官的形式化，不復是原始舞蹈的面目。《楚詞・九歌》之類為祭神曲，詩、樂、舞仍相連。漢人《樂府》，詩詞仍以樂調相伴，‘舞曲歌詞’則獨立自成一類。”[3]又說：“就詩與樂的關係說，中國舊有‘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的分別（參看《詩經・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的毛傳）。‘徒歌’完全在人生中見出音樂，‘樂歌’則歌聲與樂器相應。‘徒歌’原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聲音的曲折隨情感的起伏，與手舞足蹈諸姿勢相似；‘樂歌’則意識到節奏、音階的關係，而要把這種關係用樂器的聲音表現出，對於自然節奏須多少加以形式化。所以‘徒歌’理應在‘樂歌’之前。最原始伴歌的樂器大概都像澳洲土著歌中指揮者所執的棍棒和婦女所敲的袋鼠皮，都極簡單，用意只在點名節奏。《呂氏春秋・古樂》篇有‘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之說，與澳洲土著風俗相似。現代中國京劇的鼓板，和西方樂隊指揮者所用的棍子，也許是最原始的伴歌樂器的遺痕。”[4]

西方學者甚至有認為詩起源於音樂的說法，比如德國學者瑪克斯・德索就說：“最新的研究完全推翻了這兩種假設（音樂來源於說話以及音樂來源於散文）。請注意這些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它們反對認為說話的昇華即是音樂的觀點：1）許多部落完全缺乏朗誦調這種被認為是最早的音樂形式。2）狩獵民族的音樂常常是某個音的節奏運動，然而並不是從說話聲音高與變調的改變中產生出來的。因為第一批人類幾乎沒有我

們現在意義上的交談。所以他們不可能從情感的強調上獲得音樂；或者不可能從一般談話風格的提高上（詩的）獲得音樂。亞當．史密斯有認清實際情形的洞察力。他看出說廢話的特徵仍然出現在民謠的疊句裏，所以就得出結論說：‘在時代的連續中，如下的情況不可能不發生：那些無意義的和音樂式的語言，倘若我能這樣稱呼的話，在它們的位置上會出現表達某些意義或含義的替換詞，而且這些替換詞的發音恰與該調的速度與節拍相符合，就像那些音樂式語言曾經做到的那些，因而這便是韻文與詩的起源。’這是對的。最早的歌曲如同孩子們最簡單的歌曲，根本沒有詞，為了使人聽的清楚，他們便用無意義的詞，就像我們現在的顫音。歌詞與朗誦者最先出現在高一級的文化水準上，所以音樂不是從興奮言談的自然音調中起源的。這個難題的另一方面與詩的界限問題相一致。倘若把語言的節奏運用當作實際詩的區分標誌，把語言的藝術當作高級的一般概念，我們便須記住，詩不是從散文而是從音樂派生出來的。其實際的連續與普遍假定的連續相反。我們可以將它向自己的描述出來，像早先進行系統分析那樣：從開端時便已存在著節奏輪廓；之後聲音和單字才寫了進去。對於兒童的觀察以及原始文化的經驗的觀察表明，音樂填充要先於語言填充。”[5]

二、詩音樂意境與文學意境的關係

詩的音樂意境儘管十分重要，然而詩的美不能單獨由音樂意境構成。胡元瑞《詩藪》內編卷五裏說：“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具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鑑濁流，求睹二者。”[6]錢鐘書更進一步指出：“竊欲為胡氏更近一解曰：詎容水涸鏡破，求睹二者。”[7]可見音樂意境的確重要，一首詩失去了音樂意境，文學意境也無由產生。錢鐘書是那種最推崇詩的神韻的文藝理論家之一，他在《詩藪》裏寫到：“余嘗作文論中國文評特色，謂其能近取諸身，以文擬人；以文擬人，斯形神一貫，文質相宣矣。舉證頗詳。鄭君朝宗謂餘：‘漁洋提倡神韻，無可厚非。神韻乃詩中最高境界。’餘亦謂然。”[8]錢鐘書還說：“神韻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為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9]然而離開音樂意境談神韻卻是妄談，當然，離開文學意境來談神韻也是妄談，不可以只標舉一端，所以他又說：“古之談藝者，其所標舉皆是也；以為舍所標舉外，詩無他事，遂取一端而概全體，則是者為非矣。”[10]又說：“詩者，藝之取資於文字者也。文字有聲，詩得之為調為律；文字有義，詩得之以侔色揣稱者，為象為藻，以寫心宣志者，為情為意。及夫調外有弦外之遺音，語有言表之餘味，則神韻盎然出焉。”[11]其實，在錢鐘書看來，構成詩的因素不僅僅是神韻，他說：“人之骨肉停勻，血脈充和，而胸襟鄙俗，風儀凡近，則傖父堪供使令，以筋肉自效耳。然尚不失為健丈夫也。若百骸六臟，賅焉不存，則神韻將安寓著，毋乃精氣遊魂之不守舍而為變者乎。故無神韻，非好詩；而只講有神韻，恐並不能成詩。”[12]錢鐘書說的對，我們要的是音樂意境與文學意境兼具的詩，而不要只要文學意境或音樂意境的詩。

不僅中國詩人發現了音樂意境的美妙，西方詩人也發現了音樂意境的美妙。法國象徵派詩人瓦萊里這樣描述他發現的音樂意境的美妙，他說：“卻又突然與我的整個感覺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密切。……它們……音樂化了，互相共鳴，並且似乎和諧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一解釋詩的世界就同我們所設想的夢鄉中的境界十分相似。”[13]又說：“這種感受總是力圖激起我們的某種幻想或者對某種世界的幻想上，——在這個幻想世界裏，事件、形象、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東西仍然像我們在日常生活的世界裏所見的一樣，但同時它與我們整個感覺領域存在一種不可思議的內在聯繫。我們所熟悉的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東西，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好像都配上了音樂；它們相互協調形成了一種好像完全適應我們的感覺的共鳴關係。從這一點上來說，詩情世界顯得同夢境極其相似。”[14]可是，西方的一些詩人在極力強調和珍視詩的音樂意境的時候卻忘記了詩還有文學意境，寫出了許多晦澀的、不可卒讀的所謂的詩，影響所及中國的一些詩人也跟著寫出了許多晦澀的、不可卒讀的所謂的詩，較嚴重地敗壞了廣大讀者的胃口。

三、創造詩的音樂意境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結構形式上與音樂相類似。中國有著上千年的詩史，從古詩到近體詩再到詞曲，經歷了“以樂從詩”，“采詩入樂”和“倚聲填詞”的流變過程。流傳下來的詩詞曲都幾乎能與音樂形式融洽無間，妙合無垠。詩就是歌詞，通過人們的傳唱廣為流佈。西方詩人也用音樂的結構形式來進行詩的創作，如一些民歌形式、小夜曲、哀歌、奏鳴曲、交響樂等都可與詩融合。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就從音樂那裏借用了結構形式。中國新詩人郭沫若的〈鳳凰涅槃〉採用了渾巨集的交響樂的結構形式。

創造音樂意境的第二種方式是使用鮮明和諧的節奏和自然有序的韻式。詩節奏是一種時間尺度。陳本益在《漢語詩歌的節奏》一書中說：“詩歌節奏是詩歌語言中某種對立的語言形式在一定時間間隔裏的反復。”中國古詩講求平仄對應，平仄的和諧交錯並在一定的時間間隔裏的反復形成詩的節奏方式。西方詩輕重音抑揚頓挫，並在一定時間間隔裏的反復形成詩的節奏。西方語言是重音語系，較易形成鮮明和諧的節奏。節奏的反復運動，即語言的律動，形成一種迴腸盪氣，一步三歎的音樂效果，並與詩意詩情相互啟示、相互激發形成詩的意境，增強詩的藝術感染力。韻是相同語言自然有序的反復出現，它補充並完善詩的節律運動，其本身也形成獨有的境界。黑格爾說：“通過用韻複現，韻把我們帶回到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韻使詩的音律更接近單純的音樂，也更接近內心的聲音，而且擺脫了語言的物

質方面，即長音和短音的自然的長短尺度。”[15]漢語由於同音字較多，並且破音字較少，所以詩裏容易形成較美妙的韻式。

中國新詩應該在注重文學意境和語體結構的同時，也廣泛注重音樂意境的創造。經過一些詩人的不斷努力，現已形成了現代格律詩的基本格局，理論上也有了不少建樹。人們不斷對新的節奏和韻進行深入研究，企圖經過廣泛實踐來建立新詩的格律，創造新詩的音樂意境。總之，誠如唐湜在〈梵樂希論詩〉一文中所說：“詩人必須尋出一種心上的音樂似的特殊語言，聲音和意義能夠相互啟示，相互激發，二者融合之間的語言來表現‘這種在印象與表現中間之和諧的交錯’。”詩的語言富於音樂意境，具有聲音的甜潤，語言的狂醉，音響的魔法，令人心醉神迷，有著“感天地，泣鬼神”的美學功用。長於創造文學意境的詩人也應該創造詩的音樂意境；長於創造詩的音樂意境的詩人也應該注意詩的文學意境的創造二者不可偏廢。

四、詩的音響是詩人生命和靈魂的音響

詩的音響是詩人生命和靈魂的音響，關於此，中外學者有較精到的論述。比如寫作《情感與形式》的美國學者蘇珊·朗格就說：“生命活動中最獨特的原則是節奏性，所有的生命都是有節奏的。在困難的環境中，生命節奏可能變得十分複雜，但如果真的失去了節奏，生命便不可再繼續下去。生命體的這個節奏特點也滲入到音樂中，因為音樂本來就是最高級生命的反應。即人類情感生活的符號性表現。正像集聚在一個腔體的那些片斷的、獨立的功能器官不能構成‘肉體生命’一樣，相互間沒有關係的情感連續同樣不能構成‘情感生命’。音樂的最大作用就是把我們的情感概念組織成一個感情潮動的非偶然的認識，也就是使我們徹底地瞭解什麼是真正的‘情感生命’，瞭解作為主觀整體的經驗。而這一點，則是根據把物理存在組織成一種生物學圖式——節奏這樣一種相同的原則做到的。”[16]蘇珊·朗格的說法十分精到，由此我們知道，詩的音響是詩人生命和靈魂的音響，由此我們也知道，只要是詩就一定有這種生命和靈魂的音響，格律詩有，自由詩也有，甚至散文詩也有。我們說，自由詩、散文詩也許是沒有格律的詩，然而它是有旋律的詩。有的詩論家企圖否認自由詩、散文詩的音樂性，這是不甚合理的。呂進先生宣導新詩的詩體重建，難能可貴，然而，他否認自由詩、散文詩的音樂性好像並不妥當。我們在此讀一讀他的說法：“詩體是詩的音與形的排列組合，是詩的聽覺之美和視覺之美的排列組合。詩歌文體學就是研究這個排列組合的形式規律的科學。從詩體特徵講，音樂性是詩與散文的主要分界。從詩歌發生學看，詩與音樂從來就有血緣關係。依照流行的說法，詩的音樂性的中心是節奏。節奏有內外之分。內在音樂性是內化的節奏，是詩情呈現出的音樂狀態，即心靈的音樂。外在音樂性是外化的節奏，表現為韻律（韻式，節奏的聽覺化）和格式（段式，節奏的視覺化）。內在音樂性就是音樂精神，它其實是一切藝術的最高追求，一切高品味的藝術都因其心靈性而靠近音樂。只有外在音樂性才是詩的專屬，它是詩的定位手段。一種情感體驗可以外化為小說、戲劇、散文，但有了外節奏，它就外化成了詩。日本漢學家松浦友說得好：‘詩最本質的東西在於韻律與抒情。’（《中國古典詩的的春秋冬夏》）”[17]應該說呂進先生把外在音樂性看成是詩的專屬和詩的定位手段是迎得了不少人讚同的，然而外在音樂性只符合文學史或詩史的階段性事實，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讚同把階段性特徵當成本質性特徵的。呂進先生還分析說：“中國新詩不起於音樂，不來自民間，它來自國外，誕生時的語境是外國詩歌的非格律化大潮，所以新詩給中國讀者的感覺，是它和此前的中國古詩大異其趣。新詩與古代的詩歌不相通，多少相通的是誦詩。音樂性是新詩的弱項，相反，音樂性卻歷來是中國古詩的強項。《詩》三百，《風》、《雅》、《頌》即以音別。《楚辭·九歌》憑藉祭神的曲調。漢魏《樂府》以‘橫吹’、‘鼓吹’、‘清商’等樂調為詩名。唐人近體詩與唐代大麯有關，宋詞更不必言說。”[18]我們在此必須爭辯的是內在音樂性也是音樂性，無論是郭沫若還是艾青都寫出了音樂性很強的詩篇，我們不好說郭沫若的〈鳳凰涅槃〉，艾青的〈向太陽〉和〈火把〉等詩篇裏沒有音樂美。呂進先生自己曾經對詩有一個精美的定義，說：“詩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語言藝術，它通常是詩人感情的直寫。”郭沫若、艾青正是某種生活的歌唱者。艾青就提出過這樣的詩學觀念，說：“詩，永遠是生活的牧歌。”波德賴爾當年寫散文詩正是要設法“做出個別的和意想不到的玩意兒”，“寫一篇充滿詩意的、樂曲般的、沒有節奏沒有韻腳的散文；幾分柔和，幾分堅硬，正諧和于心靈的激情，夢幻的波濤和良心的驚厥。”[19]

1. 焦理堂：《與歐陽制美論詩書》，《雕菰集》卷十四。

2. 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1 年。

3-5. 朱光潛：《詩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9-10 頁。

6. 瑪克斯·德索：《美學與藝術理論》，蘭金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第 263 頁。

7. 胡元瑞：《詩藪》內編卷五。

8-12.錢鐘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 年，第 41、42、40 頁。

13-14. 瓦萊里：《詩與抽象思維》，見《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上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第 430 頁。

15. 瓦萊里：《純詩》，見《法國作家論文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第 117-118 頁。

16.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傅志強、周發祥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年，第 146 頁。

17. 呂進：《從“詩體解放”到“詩體重建”》，《文化轉型與中國新詩》，重慶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第 388、389 頁。

18. 亞丁：《巴黎的憂鬱》譯本序，波德賴爾：《巴黎的憂鬱》，亞丁譯，灕江出版社，1986 年，扉頁。

現代版的癡情詩

◎向明

“癡情”照國語字典上解釋即是“最深的愛情”，但形容一個人“癡”，通常即表示此人呆傻，不聰明。而接照佛典，癡即所謂“無明”，無明即糊塗，與沒有智慧相近。可見“癡”無論怎麼解釋即心理不健康之謂。然而“癡”字加在情字前面卻又表示用情最深，可見癡情者即傻傻的去愛，沒來由的去愛，不計一切的去愛，愛到深處無怨尤。

寫“癡情”的詩首當李商隱傳誦不朽的那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此種癡情苦意，幾乎已達九死而未悔的境地。我們如用現實的眼光去看，真是太傻了，值得嗎？而莊子〈盜距篇〉中那位尾生，與女友約會於橋下，看到大水淹到喉嚨，馬上滅頂，而期約的女子仍苦等不來，乃抱橋墩而沒，也是癡得可以，其實爽約的又不是你尾生，何必那麼認真？然而當愛，愛到沒有是非對錯，滑脫理智、便只好一個癡字可以解釋了。

現代寫的“癡情詩”當屬夏宇那首〈甜蜜的復仇〉，要將所愛人的影子醃起來，風乾，老的時候下酒，愛的癡迷程度，深情到匪夷所思，不比李商隱的千古名句遜色，甚至更合現代潮流。電視上常播出親密的一半作古，一直不把他（她）當死人看待，每天還和他（她）同眠共枕，甜言蜜語的安慰她，並為他（她）化裝擦拭。這也是愛的極致，和〈甜蜜的復仇〉不相上下的，還有邵惠真寫的〈願〉：

我願意
端坐於一件青瓷面前
與他隔著玻璃
守候

守到自已化為一種土
可以讓巧匠製成另一件
青瓷
放在他旁邊

這種今生不能在一起，就是候到來生化土成形也盼能相廝守的癡情，當比“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更為宏大。如同“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又護花”一樣的感人。現代詩人中的九葉派大老穆旦，在四0年代的情詩有云：“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已。”也屬這樣的情種。

小蝶是台南鄉下一位不願出名的小媒姆女詩人，她寫了很多人見人愛的情詩
，她的愛情觀非常強烈突出。她說〈愛是隻野蠻的獸〉：

打電話責問你：
“你還活著嗎？”

你不要怪我
愛是隻野蠻的獸
被冷落或遇月圓較常發作
幸好不難醫治
一帖特效藥就可安撫
——“甜言三錢蜜語七分”
唯一副作用是
須常服用

你還活著嗎
這是發病的徵兆
最忌不理不睬
此種慢性病拖久了
潛伏在心底那隻野蠻的獸
會跑出來

吃人

這也是癡情的一種，常常有人對他（她
）心愛的人狠狠地說“我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這真是為情癡傻到獸性大發，不顧一切了。

有“繆司最鍾愛的女詩人”之稱的夏虹寫過很多婉約多情的詩，一直引為詩壇的佳話。她的〈言說〉一詩便是真心的癡話連篇，直教鐵石心腸也會心悅誠服。詩曰：

每一句話對你說
都是用我的心對你說
或許我的言辭簡少
或許我的語句淺陋
但我是用我的心　對你說

在這樣往來如水的車馬中
在這樣往來如織的人潮中
在這樣往來無痕的春秋中
在這樣只有一來的這一生中
我的言語轉換為清亮的思惟
以一顆淚的單純
對你說　對你說

紫鵑是新起一代的女詩人，在網路詩壇早有一席之地。她寫的〈縮小〉一詩，一貼出便受人重視，很多人便很欣賞她這種“小戰略”的愛情觀：

我正縮小
縮小成飛鷹的小情婦
我正縮小
縮小為一朵山茶花
我正縮小
縮小入你的口袋
我正縮小
縮小成一張地圖
我正縮小
縮小鑽進你心房
最深最柔軟的角落

附記：當愛來時
記得將自己縮小

當愛最深時，為了示愛，讓對方接受瞭解，會無所不用其極使用各種手段，以達目的，即使像紫鵑這樣以“小”來委屈自己，也是在所不惜，看起來像是有點癡傻，但安於小也是一種樂趣，大詩人洛夫曾在一首詩中有下面精彩的三句：

即使把我縮成兩點那麼小

小
也是我的小

在情人面前處處低姿態的縮小，小成一朵可以插入情人口袋的山茶花，那才我見猶憐呢！

北京《詩刊》上看到一位齊思先生寫的〈墓誌銘〉，看來也是一首“除死方休”的癡情詩：

容許我這樣
躺
著
不
動
等你　的

這不是賴皮，纏住不放，這是一心一意的非你莫屬，我愛定了你（妳）。這種癡癡的等的求愛手段、神形俱備的求愛詩，主意打到寫成“墓誌銘”，有時還真能打動芳心哩。無他，比刻板的送花，跪地求愛，有趣多了。

附記：我現正為一家出版社編一本《情趣小詩選》內分“關情”、“深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詩人檔案

尊・貝里曼

◎劉耀中

尊・貝里曼（John Berryman, 1914-1972）生於俄克拉荷馬州，原姓史密斯，父親是銀行家，母親是小學教員。因為經濟不景，父親後來轉業，全家遷居佛羅里達經營一家飯店，不久因生意不佳關門，父母常吵架，他的天主教父親用小槍自殺，從此結束了貝里曼的快樂童年，但是父親的自殺給十五歲的兒子造成了影響，他一生的心靈創傷。之後寡母改嫁她未婚時的舊情人銀行家尊・貝里曼，並搬去紐約市生活，他襲取了繼父的姓名，繼父對他和他的弟弟不錯，讓他們上學，直至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並習詩作於名師范布倫之門下。他隨後利用獎學金赴英國劍橋進修，1938年並在那裡認識了迪倫・托馬斯和葉芝，回美後在哈佛執教十年，逝世前在明尼蘇達州大學工作。

貝氏從青年時起就生活放蕩，喜歡打扮成花花公子的樣子，出入於脫衣舞劇院，曾將一百五十首的流行曲詞唸熟，後來並將之放在創作的詩裡。這些人生態度和行為，是來自他自視很高的母親，他的祖父曾是美國內戰時期南方的一位將領，後來成了排猶太人、黑人、黃種人的團體 3K 黨的一個領袖。她看不起兩個丈夫的銀行職業，兩次結婚皆不滿意。貝氏在紐約求學時的朋友多為猶太裔，他閱讀卡夫卡和其他小說接受了他們的開明思想，但卻與他的保守背景有很多的矛盾因而產生了解脫不了的情結。知識份子憂國和生活苦惱的貝氏從喝酒至酗酒，神經緊張常進出於精神病院，結婚三次，晚年改回他童年信仰的羅馬天主教。為了解決他自己內心的矛盾，他曾一度考慮改教，進入猶太教堂。最後從大學附近的明尼阿波利士大橋跳下，結束了他騷動不安的一生。

貝氏剩下了一卷未完成的小說《痊癒》來訴說他的酗酒和精神病經歷給讀者聽，他認為佛洛依德的醫療方法太淺窄，未能幫助病人，白白苦惱，因之他寫他的《夢歌》。這該是受了榮格心理學說的左右，認為宗教信仰才可解決他的精神病問題。

貝里曼是屬於自白懺悔派詩人，但是自白也非能脫離主觀和意向（後自白派詩人對該點特別注意）。近有英國學者指之為瘋狂地表現美國人的自我而已。貝氏一輩子的寫作是個 Ventriloguist 口技表演者，但是這個能手找不到一個 dummy 傀儡：莎翁和葉芝也非他的傀儡對象。1956 年，他寫了〈向布雷茲特里特太太致意〉長詩而一舉成名。這首長詩是借用布太太的喉嚨，但用貝氏自己的聲音說出來的，通篇含蓄曲折地暗示她的生平和作品。她是個代表美國在英殖民地時代的女性的命運，但是貝氏不喜歡那時的風俗和抨擊那個時代的制度和它的心理抑制。貝氏藉此作品來給精神分析學代替形而上學，來給詩作基礎。該書是對慾念壓抑和基督教清教教條的挑戰！

貝氏的《夢歌》可說是一本自殺的遺書，英國學者詩評家 Ian Hamilton 哈密爾敦評之為中世紀的吟遊詩，也像十九世紀在美國流行的扮演黑人演唱黑人歌曲的娛樂。因為是種族歧視的產物，沒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貝氏天主教傳統和柏拉圖主義不能擺脫西方的形而上學。

貝氏的自殺顯示出他的人生鬥志頗受三島由紀夫的影響，卻不像他的同輩詩友如洛厄爾、畢曉普、施瓦茨那樣堅強及善用想像力。其他的自白派女詩人的自殺如賽斯同和西爾維亞布拉什皆患上精神病。貝氏在他剩下來小說《痊癒》沒有學術權威來否定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名詩評家布魯姆指出自白派已被紐約派的阿什伯里詩*取代了。貝氏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薄弱的文化中，成長於經濟不景時期，身經二次大戰、韓戰和越戰，他的人生觀反映出他是個時代的產物。美國在這個時代沒有一個詩人能比得上英國詩人奧登，貝里曼、施瓦茨和洛厄爾的奮鬥，是心內一種高貴的挫敗 Nobility of Failure 獲得美國主流人物的欽佩。

*阿什伯里被評為後虛無和後存在主義者，兩者皆曾深受諾斯替邪教的洗禮，同時他也是個獨身主義者。

編輯筆記

●繼上期發表的牧思先生的〈視聽藝術的詩與歌〉一文後，本期發表的錢志富先生的〈詩的音樂意境簡論〉文章，乍看起來好像後者是對前者的回應，是“詩”和“詩歌”的論辯！其實不然，讀者細讀和比較當能發現，它們不但沒有排斥彼此，而且前後隱隱呼應。因為兩篇文章本刊都已收到多時，分先後刊出只是出於編輯上的考慮。前者對現時泛濫的“詩歌”一詞有精闢的見解；後者說明自古以來，詩是最有音樂性的文本。但正如本刊一再強調的：音樂性並非是詩的唯一，將現代詩稱作“詩歌”，只是中國新詩初期詩人們針對當時特色的命名，現在延用非但不宜，更是局限詩人、混淆初學者觀念，對目前中文現代詩的發展造成莫大戕害的罪魁禍首。而稱詩為“詩”，簡單明瞭，完全沒有問題；一定要將詩稱作“詩歌”，是人云亦云？抑是根本就不知詩為何物？詩人至此能不為自己的懶惰或愚昧而感到羞愧嗎？

●感謝詩友們的支持，本期“秦松散文詩輯”、“現在主義詩人小輯”、“李雲楓詩畫輯”得以順利推出。下期將分別推出詩人郭密林代組的“湖南詩人小輯”、詩人林忠成代組的“第三條道路詩選”。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詩友代組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期秋原譯〈美國散文詩系列①〉（頁 26-27）之若干錯漏訂正如下：1. 第 5 行“幾十年如一日”為“數十年如一日”；2. 第 2 段第 3 行“是日常生活的事物等”，“等”字刪除；3. 詩〈石頭是不屬於任何人的〉第 5 段“但是我把它抓起來”，“但”字刪除；4. 詩〈秋〉第 3 段“他把樹葉扔了”為“他把樹葉扔掉”；5. 詩〈可怕的天使〉第 2、3 段兩句“卻動不了”為“可是動不了”；6. 詩〈睡〉第 3 段“一隻老虎坐在一張小凳上 ”，“一張”刪除；7. 詩〈嘔吐〉第 6 段“可是他除了吐以外啥也不幹”，“以外”刪除，第 8 段“這不是已經吐夠了嗎”，“已經”刪除。

詩訊

●詩人瘂弦之妻張橋橋女士，不幸於今年 1 月 8 日在溫哥華病逝，追思會上到有百餘人。此前瘂弦曾入院動心臟手術，現已康復在家。

●由旅美詩人綠音創辦的“詩天空”中英雙語翻譯網站 www.poetrysky.com ，即時起徵求包括雙語季刊、詩人訪談、詩評家專欄、新書點評、論壇等稿件。聯繫地址： yidan_han@yahoo.com 。

●詩人秦松“七三回顧展”將於今年 3 月 1-29 日在台北長流美術館展出一個月，現詩人已回台參與。

●新大陸詩刊編委、詩人遠方個人新詩集《上世紀最後的對白》將於今年 3 月作為“新大陸叢書”之一出版，收 1998-2000 年間發表的詩作 157 首，前有王仙序文〈書事〉。訂購請與新大陸詩刊聯繫。

●詩人向明三本新書出版：《陽光顆粒》為過去十年來所發表的詩作大部份結集。前有詩人自撰長序，由昊不倒工作室贊助，爾雅出版社出版。《我為詩狂》為詩人近年來在各報刊所撰談詩專文結集，書前有向陽的序，由三民書局出版。《向明新詩話》又名《和你輕鬆談詩》，為原出版即斷版的《客子光陰詩卷裏》一書的增篇改版，並加入最新的“窺詩手記”專欄文章，前有名詩人瘂弦的長序〈新詩話〉，由詩藝文出版社出版。

●由詩人王耀東、董培倫及詩評家駱寒超主編的一本 80 餘年來的《漢詩愛情詩鑒賞大典》，向海外華文詩人徵稿，截稿時間為 2005 年 5 月 30 日。每人請寄簡介、照片、詩 3-5 首至：山東省濰坊市文聯《大風箏》詩刊編輯部，郵編 261000，收件人王耀東。作品入選後，贈樣書一冊。

“彭邦楨詩獎”徵稿辦法

為紀念詩人彭邦楨（1919-2003）一生為詩所奉獻的心力，由彭氏夫人梅茵女士（Dr. Marion E. Darrel Peng）提供獎金，舉辦第二屆“彭邦楨詩獎”，傳揚現代詩風，獎掖詩壇後進。徵稿要點如下：

・公開徵求華文新詩創作，以“花”為書寫題材，每首限 30 行以內，且需為未公開發表（含電子網路媒體）之作品，歡迎海內外 1964 年（含）以後出生之青年創作者參加，每人以一首為限。

・本詩獎錄取首獎 1 名，獨得獎金 20,000 元（台幣），獎牌一座。優選獎 3 名，每人獎牌一座。所有應徵詩作，特約請著名詩人、學者組成評審會，分初審與決審二審制，力求客觀公正與透明。

・2005 年 6 月底前公佈獲獎名單，7 月在台北舉辦贈獎儀式。所有得獎詩作，將刊於《詩象》詩刊“彭邦楨詩獎得獎作品專輯”中，評審紀錄、得獎評語也一併列入，以昭眾信。

・所有應徵詩作，一律不退件，敬請自留底稿。

・自即日起到 2005 年 3 月底止，請將應徵詩作（手寫或打字均可），另附作者簡介：包括本名、筆名、出生年月、籍貫、現址、電話或手機號碼，E-mail ： lay009@aptg.net　或郵寄： 23148 台灣新店市郵政 11-77 號信箱　彭邦楨詩獎執行小組　收